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士論文

蕭紅小說中的女性苦難與身體書寫



研 究 生：何秀珠

指 導 教 授：侯作珍 博士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三 年 六 月

南 華 大 學

文 學 系

碩 士 學 位 論 文

蕭紅小說中的女性苦難與身體書寫

研究生：何喬琪

經考試合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陳章錫  
蔡淵鑫  
侯作珩

指導教授：侯作珩

系主任(所長)：鄭幸雅

口試日期：中華民國 一〇三年 六 月 四 日

# 蕭紅小說中的女性苦難與身體書寫

## 摘要

本論文以蕭紅小說為研究對象，以小說中的女性苦難和身體書寫為研究重心，想探討蕭紅小說中，對這些女性人物悲劇的刻畫，是出於甚麼樣的社會根源，並且進一步分析蕭紅小說是如何描寫婚姻對女性的束縛與傷害。最後，再探討蕭紅如何以物種擬態的藝術手法，來敘寫女性的生存現狀，並且彰顯對生兒育女的厭惡，同時也顛覆了對母親角色的認同。對於深受五四運動薰陶的蕭紅而言，在女性的苦難描寫上，深受特殊的人生際遇和女性主義影響，而這些影響的層面，將在本論文中一一介紹。

本論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為緒論，是本論文的引言，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方法，並將前人研究結果，做文獻的回顧和概述。第二章細分三節來介紹蕭紅的生平、創作分期和女性文學的發展。第三章以探討女性苦難為主旨，將悲劇宿命在第一節中詳述，並於第二節詳述婚姻對女性的束縛和傷害。第四章探討蕭紅的女性身體書寫，在第一節詳述女性的身體書寫，並於第二節探討小說中母性與妊娠身體的醜化和物化。筆者想探討蕭紅如何以物種擬態的方式書寫身體。第五章是結論，總結各章節的主旨，並加以歸納，以便於找出蕭紅小說的特殊視野。

。

**關鍵詞：**蕭紅 女性苦難 身體書寫 動物擬態 物化

蕭紅小說中的女性苦難與身體書寫  
目 錄

摘要	i
目錄	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5
第二節 研究方法	8
第三節 文獻回顧	9
第二章 蕭紅生平與創作及民初女性文學的發展	16
第一節 蕭紅的生平	17
第二節 蕭紅的創作分期	20
第三節 民初女性文學的發展	28
第三章 蕭紅小說中的女性苦難	33
第一節 女性的悲劇宿命	34
第二節 婚姻對女性的束縛和傷害	48
第四章 蕭紅小說的身體書寫	65
第一節 生物擬態方式的身體書寫	65
第二節 母性與妊娠身體的醜化和物化	76
第五章 結論	84
參考書目	87
附錄一	99
附錄二	103

## 第一章 緒論

蕭紅（1911-1942），原名張乃瑩，筆名蕭紅、悄吟，出生於黑龍江呼蘭縣一個極度重男輕女的地主家庭。父親張廷舉和母親姜玉蘭生一女三子。蕭紅是第一個孩子，在家中，父母冷漠無情的對待，迫使蕭紅最終走上背叛地主家庭之路。母親早逝，不久父親續娶，繼母和蕭紅更是生疏和冷漠。即使蕭紅文采洋溢，堪稱是中國三〇年代文壇極富才華的女作家，但只有三十一歲就客死他鄉。她的創作內容，脫離不出她顛沛流離的人生，渴望愛情卻一直得不到真愛。蕭紅是一個叛逆的女性，不屈從父權專制，在「五四」新潮推動下，年僅 20 歲的她毅然選擇逃離家庭的牢籠。懷著對理想的期待，到外面的世界尋找缺失的家的溫暖和真愛。尋找一個愛的歸宿，是她一生追求的目標所在。然而，在不斷漂泊的人生中，母愛的缺失、貧窮的流亡生活、和蕭軍和端木蕻良兩段不幸的婚姻經歷，以及不愉快的生產經驗，都給她帶來了難以磨滅的痛苦。於是把自己的苦難遭遇和對人生的痛苦體驗都融入到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色彩鮮明的女性形象。通過對這些女性生存境況的敘寫，顛覆了傳統社會對母親角色的讚揚和認同，也彰顯了對生兒育女的厭惡。動物擬態的身體寫法方式，充分表達了她對女性身體苦痛的控訴和抗議。

一九四六年，蕭紅死去四年之後，茅盾懷著複雜的心情，為蕭紅的〈呼蘭河傳·序〉寫下了如下的話：

對於生活曾經寄以美好的希望但又屢次「幻滅」了的人，是寂寞的；對於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對於自己工作也有遠大的計劃，但是生活的苦酒卻又

使她頗為悒悒不能振作，而又因此感到苦悶焦躁的人，當然會加倍的寂寞；

這樣精神上寂寞的人一旦發覺了自己的生命之燈快將熄滅，因而一切都無從「補救」的時候，那她的寂寞的悲哀恐怕不是語言可以形容的。而這樣的寂寞的死，也成為我的感情上的一種沈重的負擔，我願意忘卻，而又不能且不忍輕易忘卻<sup>1</sup>。

滿腔熱情的蕭紅，沉淪在生活的困頓和多舛的命運中，最終，寂寞地病逝在繁華的香港。在 30 年代至 80 年代，蕭紅的作品就如同她的命運般，沉寂而未被文壇重視，只運用「東北作家群」和「抗日文學」概括生平和背景。在 1982 年錢理群的〈改造民族靈魂的文學——紀念魯迅誕辰 100 周年與蕭紅誕辰 70 周年〉一文中，將同為致力於改造民族靈魂的魯迅和蕭紅一起討論，點出兩人在藝術、思想上的相通處及個別的成就：

蕭紅所要完成的，正是魯迅曾經提出過的歷史任務：真實地、歷史地寫出我們的民族、人民從「個人主義」到「集團主義」其間的橋樑。蕭紅的歷史貢獻也在這裡。<sup>2</sup>

---

1 見茅盾，〈呼蘭河傳·序〉，《蕭紅全集》（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8 年 10 月），頁 101。

2 見錢理群，〈改造民族靈魂的文學——紀念魯迅誕辰 100 周年與蕭宏誕辰 70 周年〉，《天地》，1982、第一期，頁 234

在當時，蕭紅因《生死場》那部小說中，提到對日抗戰的民族情結，而被納入抗日作家之列，也因此，她特殊而細膩的女性和女體描寫，卻反而被忽略。一直到70年代末，葛浩文的《蕭紅評傳》（1980）重新詮釋蕭紅的作品。從蕭紅作品賞析出發，再從文體、敘事手法等探討蕭紅生平背景。葛浩文從蕭紅文學，結合文學與社會環境之間的關係，為蕭紅的抗日文學做辯解。葛氏認為：

蕭紅的「反男性」態度在她的作品中以下列兩種姿態出現：一種是直接的，獨特化，常以大吼大叫來表現；另一種是比較間接而且是非常有效的方法。在作品中以哀憐的女性為主角，讓讀者自己一步步領會到女性們，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下，所佔的可憐卑下的地位。<sup>3</sup>

葛浩文直指蕭紅的女權意識，認為蕭紅總以哀憐的女性為主角，來嘲諷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由於取材都是相當生活化的事，因此，葛浩文認為蕭紅的作品不但人情味濃而且吸引人：

---

3 見葛浩文《蕭紅評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0、6），頁 141

她的作品是超越時間和空間的。因此蕭紅的作品要比她同時代作家的作品更富人情味，且更能引人入勝。由於蕭紅的作品沒有時間性，所以她的作品也就產生了「持久力」和「親切感」。就因為她作品中的這種「持久力」和「親切感」，於是就逐漸拉近了讀者與作者之間的距離<sup>4</sup>

不管是錢理群或葛浩文，都是重新挖掘蕭紅作品的價值，從蕭紅的本質和貢獻上給予肯定。兩位學者提供給我們蕭紅的文學貢獻和詮釋的新方向，觀察蕭紅如何延續魯迅文學價值觀，進而發揮個人特色，以及她作品中關於人物心理、女性的描寫和文學技巧。



---

4.見葛浩文《蕭紅評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0、6），頁 178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蕭紅出生的時候，辛亥革命爆發。她生活的年代，中國正值戰亂時期，再次註定她人生的悲劇，童年的不被疼愛，愛情的不得意，處在戰亂年代的她又到處漂泊。但她沒有躲在自我的小角落裡傾訴個人的苦悶，而是將個人的悲劇命運和當時的社會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將這種命運的體悟上升的民族的高度。思考人類社會，尤其是下層普通百姓的悲苦命運的根源。於是她找到文學這一特殊的武器，並選取特殊的視角對文字進行處理，使讀者在一個女性的帶領下感受她眼中的趣人趣事，在輕鬆簡單的敘事中感到人物言行動作的可笑與愚昧。但發笑之餘又不得不引起深沉的思考，讓人想起下層普通百姓的悲苦而心生憐憫。

蕭紅在《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中這樣寫：

父親打了我的時候，我就在祖父的房裡，一直向著窗子，從黃昏到深夜——  
窗外的白雪，好像白棉花一樣的飄著；而暖爐上的水壺的蓋則像伴奏的樂器  
似的振動著。<sup>5</sup>

蕭紅的人生就像一隻放出的風箏，童年的回憶就好似拉著風箏的線，它引導和制約著蕭紅日後許多作品的思維，情感和言行等的發展軌跡。

---

5.見胡風《蕭紅全集》，（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8年10月）

不愉快的童年經驗是蕭紅心理發展的一道難以逾越的高牆，對於心思敏感而細膩的蕭紅而言，她一直感受不到母愛。即便母親死後，父親再度續絃，她和繼母之間的關係依然「相敬如冰」。因為這樣傳統的家庭，又剛好遇上蕭紅敏感而易受創的個性，於是在蕭紅的作品中，母親的形象一直都是被醜化和扭曲的。再加上幾次失敗的婚姻經驗和慘痛的分娩往事，讓蕭紅筆下的女人多半是悲劇收場。即使是迎接新生命的分娩喜悅，也被蕭紅血淋淋而又擬物化的描述方式描繪得異常血腥而可怕！

蕭紅筆下眾多女性的刻畫，在作家細膩的女性身體敘述之中，交織出意義重大的女性意識。在蕭紅大部分作品中，不論是病態的女體或妊娠母體，都可以輕易發現：她喜歡將作品中的女性人物轉化為各種動物意象，運用動物、禽類或昆蟲等意象來描述女性。這些動物意象，不僅讓蕭紅得以具體表達女體，更進一步把女性的內心感覺表露的一覽無遺。

她的創作內容，脫離不出她顛沛游離的人生，渴望愛情卻一直得不到真愛。她的作品往往在平淡的敘述和隱喻中，帶著隱隱的悲涼和苦痛。

茅盾在《（呼蘭河傳）序》中這樣寫著：

也許你要說《呼蘭河傳》沒有一個人物是積極性的。都是些甘願做傳統思想的奴隸而又自怨自艾的可憐蟲，而作者對於他們的態度也不是單純的。她不留情地鞭笞他們，可是她又同情他們：她給我們看，這些屈服於傳統的人多麼愚蠢而頑固——有的甚至於殘忍，然而他們的本質是良善的，他們不欺詐、

不虛偽，他們不好吃懶做，他們極容易滿足<sup>6</sup>……

茅盾這番話道盡了蕭紅筆下人物的悲劇宿命，特別是女人，更是處在悲哀中，還不覺知自己的悲哀，甚至還殘忍地為難女人，成為封建社會中，殘害女性的共犯。然而這些人物人人勤勞好事，但往往勤勞多半用錯了地方。要不是甘於被剝削，不然就是對女性集體公審，將女人的命運推向更痛苦的深淵。

因此，筆者想探討蕭紅小說中，對這些女性人物悲劇的刻畫，是出自於什麼樣的社會根源？接著，筆者想進一步分析蕭紅小說是如何描寫婚姻對女性的束縛與傷害？從以上兩個面向，可以看到蕭紅小說對女性苦難的完整呈現。最後，筆者要分析蕭紅小說，如何以自覺的女性視野，運用物種擬態的方式，去進行一種奇特的女性身體書寫，因為這也反映了女性的苦難與悲劇，是探究蕭紅小說不可忽視的藝術手法。通過對這些女性生存境況的敘寫，顛覆了傳統社會對母親角色的讚揚和認同，也彰顯了對生兒育女的厭惡。以女性意識的觀點，運用動物擬態的身體寫法方式，充分表達了她對女性身體苦痛的控訴和抗議。

究竟蕭紅是以何種動機，為何總以冷靜、超脫還有些殘忍而不動聲色的方式，來描述女人？她為甚麼用生物擬態來寫女性的苦難和身體？她究竟要向世人控訴甚麼？這都是令筆者好奇之處。因此將論文的研究主題聚焦在「女性的身體和苦難書寫」，希冀能從研究中找到答案！

---

6.見茅盾：〈呼蘭河傳·序〉，《蕭紅全集》，（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8年10月），頁101。

##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的寫作，筆者主要採用「背景研究法」和「文本分析法」來進行。另外，對於蕭紅筆下的女性苦難和身體描繪，以西蒙·波娃的《第二性》<sup>7</sup>和顧燕翎主編的《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sup>8</sup>為理論基礎，探討女性苦難的根源，和身體的特殊意義。筆者試著以女性主義的觀點來探討蕭紅的作品，她特殊的生命歷程、情感體驗常出現在她的作品裡。整體而言，蕭紅是一個自傳型的女作家，正如美國學者葛浩文所說：「到目前為止，除了作家偶而有神來之筆外，蕭紅可算是個所謂內觀和自傳型的作家。<sup>9</sup>」

1935年，在魯迅的鼎力扶植下，蕭紅的《生死場》得以面世，奠定了蕭紅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生死場》一書中「女性」的痛楚、女性身體的痛苦在底層女性的身體上，一覽無遺。蕭紅擅長用自傳的方式寫小說、寫散文、寫詩，這些作品裡，彷彿可看見她孤獨的身影。於是，自傳式的寫法便成為她生命的另一種表達方式。因此，筆者藉由「背景研究法」去回顧蕭紅的生平經歷，再將之納入小說內容的對照和觀察之中，並透過「文本分析法」分析蕭紅作品裡的人物形象，更細緻地分析蕭紅及蕭紅筆下女性諸多問題，對於蕭紅扭曲而醜化的母親角色描寫和特殊的身體

---

7. 西蒙·波娃《第二性》，（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11月

8. 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8年2月

9. 見葛浩文《蕭紅評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0、6），頁137

這樣的人物分析，對於蕭紅作品的研究是必要的。除了人物分析之外，筆者還依據劉乃慈所著《第二/現代性：五四女性小說研究》<sup>10</sup>和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sup>11</sup>擬物化刻畫方式，找出規律性和緣由。以及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sup>12</sup>和王哲甫所著《中國新文學運動史》<sup>13</sup>，歸納五四文學運動後，以及三〇年代以後，女性文學的遞嬗和發展。筆者將重點擺在女性意識崛起的分析和整理，希望從中歸納出女性文學發展的軌跡，並探討女性文學興起的時代背景。探討蕭紅筆下女性生存「悲」的同時，力求找到更多關於「人」，尤其是「女人」生存的苦難以及對社會的控訴。

### 第三節 文獻回顧

自八〇年代起，中國掀起一陣研究蕭紅的熱潮以來，研究蕭紅的文章，日益增多。仔細觀察這些文章，大抵可分為：以「作家生平」為主的「傳記式」研究；和以「作品內容」為主的「賞析式」研究。本文的研究範圍將以蕭紅的傳記和小說為基礎，針對「女性苦難與身體書寫」為議題，加以分析。

本論文參考的傳記有：葛浩文《蕭紅評傳》《蕭紅新傳》；丁言昭《蕭紅新傳》；胡風《蕭紅全集》；鄭繼宗《蕭紅評傳》；駱賓基《蕭紅小傳》；季紅真《蕭紅傳》；鐵峰《蕭紅全集》。

---

10.劉乃慈，《第二/現代性：五四女性小說研究》，（台灣學生書局，2004、9）

11.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

12.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友聯出版社，1979）。

13.王哲甫著《中國新文學運動史》，（香港遠東圖書公司，1967、5）

至於蕭紅寫過的長篇小說有：1934年《生死場》、1940年《呼蘭河傳》和《馬伯樂》；中篇小說1933年完成：《看風箏》、《夜風》；1936年完成《手》、《牛車上》、《橋》；1938年完成《朦朧的期待》；1939年完成《曠野的呼喊》；1941年有《小城三月》；短篇小說有：1933年《葉子》、《兩個青蛙》、《啞老人》、《清晨的馬路上》、《渺茫中》、《出嫁》；1936年《馬房之夜》、《家族以外的人》、《王四的故事》；1940年《亞麗》、《後花園》等，透過這樣的整理，也為第三章「蕭紅小說中女性的苦難」書寫和第四章「身體書寫」，尋求一個合理而符合邏輯的理由。

從蕭紅的生平開始歸納和分析，並進而將蕭紅的創作分期，探討在民初的環境下，蕭紅如何描述女性的種種磨難：比如底層女性的生存悲劇、婚姻對女性的束縛和傷害等。另外擬態方式的身體書寫方式，也是本文探討的範圍之一。

在第二章裡，參酌劉乃慈所著《第二/現代性：五四女性小說研究》和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和王哲甫所著《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以及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進一步歸納民初女性文學的發展情形，並分析蕭紅的創作和大時代的關係，以釐清蕭紅偏重女性苦難描寫的背景因素。

另外，參酌葛浩文《蕭紅新傳》<sup>14</sup>以及駱賓基《蕭紅小傳》<sup>15</sup>的資料和鐵峰《蕭紅年譜》<sup>16</sup>，對蕭紅生平做進一步的歸納與梳理，詳究蕭紅的童年、離家出走期

---

14. 葛浩文，《蕭紅新傳》，（香港：三聯書店，1989）。

15. 駱賓基，《蕭紅小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

16. 筆者資料取自哈爾濱出版社於1991年出版的《蕭紅全集》頁1316-頁1338。此外劉文鈞，《蕭紅小說中的女性角色研究》中，相關資料也是援引鐵峰的《蕭紅年譜》，但版本不同

以及婚姻與分娩期和香港歲月這四階段所發生的事，並分析這些時期的事件對蕭紅產生甚麼影響，又如何將自己推向悲苦的人生，讓自己的人生陷入無盡的苦海中？又如何將她的不滿和悲苦在文學作品中呈現？特別的擬物書寫，嘲諷中帶淚的女性苦難書寫，為的是控訴甚麼委屈，將在二、三、四章中做深入的探討。

回顧歷年蕭紅小說的研究，相關的博碩士論文有 8 篇，而這 8 篇可分成 2 大類。第一類是描寫女性形象及苦難，相關作品為：劉文鈞，《蕭紅小說中的女性角色研究》<sup>17</sup>；吳沛純《從蕭紅與張愛玲作品看時代變遷中的中國女性》<sup>18</sup>；楊淑雯《蕭紅小說研究》<sup>19</sup>；許翼麟《蕭紅《呼蘭河傳》研究》<sup>20</sup>和莊秀華《蕭紅《呼蘭河傳》研究》<sup>21</sup>。第二類是描寫鄉土意識與城民群體，相關的作品為：魏美玲的博士論文《大

---

17. 她的小說是她悲劇人生的真實寫照……寫出了中國人的悲劇，尤其是中國女性的悲劇。錄自劉文鈞，《蕭紅小說中的女性角色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論文，2006。

18. 傳統中國社會的統治秩序是建立在儒家規範之上，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盡力地維護婦女順從男子、青年順從長者、個人順從家庭的社會秩序，故古老的中國不僅是農業官僚政治，亦是家族制和植根於土地的社會。錄自吳沛純《從蕭紅與張愛玲作品看時代變遷中的中國女性》，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7。

19. 蕭紅描繪悲苦女性的人生實情，這群下層婦女和冰心筆下的女性差異極大，身為女子的不幸，蕭紅有深切的體認，落筆陳述解構男尊女卑，有極成熟的女性意識。錄自楊淑雯，《蕭紅小說研究》，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20. 以女性為書寫的對象，針對戀愛自由、門第觀念、妯娌紛爭等問題，表現出女子身處在傳統封建社會下的掙扎與苦痛。錄自許翼麟《蕭紅《呼蘭河傳》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21. 以第三章「呼蘭河傳的主題」，論述居窮處困、拘泥固守、迷信、男尊女卑以及婚姻形態等五個主題。錄自莊秀華《蕭紅《呼蘭河傳》研究》，臺北：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08。

陸農村小說研究》<sup>22</sup>；陳信銘的碩士論文《《呼蘭河傳》城民的群體與存在性格分析》<sup>23</sup>；張正昫《蕭紅故鄉書寫的抒情特質》<sup>24</sup>。第一類大致各取代表的女性人物加以探討，只可惜內容偏重女性形象，或是蕭紅多舛的人生境遇和當代社會的關係的描寫，對於身體的描寫著墨不多。至於第二類大多反映的是鄉土意識和農民生活，或是城民的群體性格和存在性格。有關女性身體描寫的部分，比如女體醜化和物化這一部分，以及背景因素和反映出來的文學作品，並未述及。

在本文第三章〈蕭紅小說中的女性苦難〉裡，對於女性類型的分類概念，筆者參考劉文鈞《蕭紅小說中的女性角色研究》為基礎，並再細分女性苦難的原因和例證。至於人物的分析，小團圓媳婦和胡家張老太太的分析，筆者參考了張正昫《蕭紅故鄉書寫的抒情特質》的描述，並再提出筆者自己的看法和觀點，來分析女性苦難的緣由。

在海外研究方面，美國學者葛浩文所著的《蕭紅新傳》（1989年），確實是研究蕭紅的重要參考資料。葛浩文不從左翼政治的觀點看蕭紅作品，而是從文學的角

---

22.第二章至第四章為代表作家與作品的討論，擇取魯迅、魯彥、許傑、臺靜農、彭家煌、廢名、沈從文、茅盾、吳組緇、葉紫、蕭軍、蕭紅、端木蕻良、沙汀、趙樹理、孫犁、丁玲等十七位作家作品進行討論，論述重點包含小說中反映的農村社會與文學特色。錄自魏美玲，《大陸農村小說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

23.從存在主義的觀點分析呼蘭城民的存在性格，並比較有二伯與馮歪嘴子兩個人存在態度上的差異性。錄自陳信銘，《《呼蘭河傳》城民的群體與存在性格分析》，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24.蕭紅以鄉土事物作為情感的載體，在主體與客體之間取得適當的距離，冷靜的筆調帶著對故鄉的思念。錄自張正昫，《蕭紅故鄉書寫的抒情特質》，臺北：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111。



度來評析蕭紅作品。

在專書方面，劉乃慈所著《第二/現代性：五四女性小說研究》和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以及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和王哲甫所著《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以及季桂起《中國小說體式的現代轉型與流變》<sup>25</sup>、張中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小說敘事》<sup>26</sup>、王又平《新時期文學轉型中的小說創作潮流》<sup>27</sup>嚴明、樊琪合著《中國女性文學的傳統》<sup>28</sup>、沈從文《沈從文文集》<sup>29</sup>都是重要參考依據。

在大陸期刊論文方面，由於自八〇年代以來，蕭紅的研究形成一股熱潮，根據「中國知識資源總庫---CNKI 系列數據庫」<sup>30</sup>，以蕭紅為檢索詞，迄今就有二千多筆資料。然而，與本篇論文主題「女性苦難與身體書寫」相關的資料，僅篩選 7 篇作為援引和佐證資料。這 7 篇分別是：王學謙、劉森〈母親神話的解構：論蕭紅對母親形象的書寫〉（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第 11 卷第 4 期）頁 67-71；林幸謙〈蕭紅文本的女體/母體寓言〉（南開學報，2004 年第 2 期）；胡辛 何靜〈別樣視野的身體寫作：蕭紅筆下女人的生死場〉（江西社會科學 2011 年 11 期）頁 109-114；譚桂林〈論蕭紅創作中的童年母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 1 期(1994)，頁 74-79；

---

25.季桂起《中國小說體式的現代轉型與流變》，（山東大學出版社，2003、10）

26.張中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國小說敘事》，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4。

27.王又平《新時期文學轉型中的小說創作潮流》，（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武漢）

28.嚴明、樊琪合著《中國女性文學的傳統》，（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6）

29.沈從文《沈從文文集》，（香港、香港三聯出版，1985）

30.見 [http://cnki50.csis.com.tw/kns50/single\\_index.aspx](http://cnki50.csis.com.tw/kns50/single_index.aspx) 中國知識資源總庫—CNKI 系列數據庫，2014、5

李陶《論蕭紅的女性悲劇意識》；趙影《從《生死場》看蕭紅的女性意識》；張曉晶，《論蕭紅鄉土小說的悲劇意蘊》；何冬梅，《精神生態視域下的蕭紅小說女性形象》

這些佐證資料皆出現在第三章和第四章。

至於國內期刊部分，有楊淑雯，〈蕭紅小說的美學風格〉《輔大中研所學刊》第3期（199406），頁315-334；葛浩文，〈蕭紅的短篇小說〉《聯合文學》3卷9期總號33（198707）頁176-177；姜穆，〈論蕭紅及其作品下〉《文藝月刊》182期（198408），頁31-38；姜穆，〈論蕭紅及其作品中〉《文藝月刊》181期（198407），頁26-37；姜穆，〈論蕭紅及其作品上〉《文藝月刊》180期（198406），頁19-29；林幸謙，〈蕭紅小說的妊娠母體和病體銘刻－女性敘述與怪誕現實主義書寫〉，《清華學報》第31卷第3期（2001.9），頁301-337。

整體而言，蕭紅小說的研究雖多，然而對於女性苦難和擬物的身體描寫，除了林幸謙，〈蕭紅小說的妊娠母體和病體銘刻－女性敘述與怪誕現實主義書寫〉有提到之外，其他學報尚未有詳盡而完整的分析。因此，本篇論文將以林幸謙的研究為基礎，再依據西蒙·波娃《第二性》和顧燕翎主編的《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的女性主義的觀點，對於女性苦難和身體書寫，進行這兩方面的探討。希望能釐清原因並探討和作品的相關性。

另外關於蕭紅的生平和作品主要的參考資料來自鐵峰：〈蕭紅年譜〉，《蕭紅全集》（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5月）並參考葛浩文《蕭紅評傳》，整理出附錄一：蕭紅大事記和附錄二：蕭紅作品繫年的資料。藉由這兩方面的資料再用文

本分析法來進行比對，將蕭紅寫作風格切成初期、中期、後期三階段來分析，探討蕭紅對於女性苦難和身體書寫的特殊表達方式，並由文本分析來解釋切成三階段分開探討的原因，而這樣的分析將在第二章中詳述。



## 第二章 蕭紅生平與創作及民初女性文學的發展

蕭紅生於一九一一年，卒於一九四二年，僅三十一歲的人生，卻完成了不少篇接近寫實主義的小說。在蕭紅的小說裡，可以看出堅定的女性意識，以及對舊禮教的抗議。這樣一位民初女性作家，是來自地主家庭。然而飽受「五四運動」新觀念洗禮的蕭紅，厭倦這一切，她選擇叛逆、逃離原生家庭，去追尋她心中所渴求的愛。然而命運多舛的她，逃離了地主家庭的牢籠，逃向愛人的懷抱，卻是接連被背叛。與汪恩甲的婚姻，是被玩弄、最後落得拋棄的下場，獨自面對未婚生子的窘境，以及險被賣入妓院的危險處境。之後，與蕭軍、端木蕻良的戀情，更是令她痛苦而絕望。蕭軍大男人主義，以及不專情的人格特質，和端木蕻良屢次在戰亂中拋棄病痛的她，都令蕭紅無限心寒。即使心寒，然而「蕭紅有種被虐待狂似的，將自己過人才智去供一些野蠻男人利用，去為他們做那些下賤和勞力的鎖事」<sup>31</sup>一次又一次在情海受傷，卻一次又一次跳入情海。太多的悲傷、過多的不滿，化成了文字，字字句句控訴著她的不滿和怨。這些事件的細節，將在一、二節中詳述。在一、二節中，依鐵峰所著《蕭紅年譜》為主軸，來探討蕭紅多舛和悲苦的人生。也希望藉由分析蕭紅的一生，來探究蕭紅特別的文學表現手法。

---

31.見葛浩文《蕭紅評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0、6），頁173

## 第一節 蕭紅的生平<sup>32</sup>

### 一、童年：

依據鐵峰所著《蕭紅年譜》所記載，蕭紅於西元一九一一年出生於黑龍江省呼蘭縣城內，龍王廟前的英順胡同（現改命為蕭紅路），祖父張維禎，父親張廷舉。家境富裕，是呼蘭縣城內有名的地主。蕭紅天資高，才二歲，就識字，並且開始記事。到了三歲，就成天和祖父玩在一起，後花園、儲藏室都是蕭紅的遊樂天堂，也是蕭紅日後創作的靈感來源。六歲那年，祖母病故，於是蕭紅搬到祖父的屋裡去住，祖父每天早晚口授蕭紅《千家詩》。自此蕭紅開始接觸中國古典詩歌，也為她日後的寫作奠立基礎。在蕭紅八歲那年，母親病故，同年，父親又再娶，然而蕭紅和繼母的關係一直很不好。這段時期的回憶，在《呼蘭河傳》這部長篇小說，都可看見蛛絲馬跡。

蕭紅的童年，在《呼蘭河傳》的記敘中，可以看得出。就像茅盾在《呼蘭河傳序》中所描述的：

一位解事頗早的小女孩子每天的生活多麼單調呵！年年種著小黃瓜、大倭瓜，年年春秋佳日有些蝴蝶、螞蚱、蜻蜓的後花園，堆滿了破舊東西，黑暗而塵封的後房是她消遣的地方；慈祥而獨有童心的老祖父是她唯一的伴侶；清早

---

32. 見附錄一。筆者資料來源出自鐵峰：〈蕭紅年譜〉，《蕭紅全集》（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5月），頁1316-1338。

在床上學舌似的念老祖父口授的唐詩，白天纏著老祖父<sup>33</sup>……

這就是蕭紅的童年，茅盾精確地道出一個小女孩充滿好奇心和學習力的樣貌，也是對蕭紅童年期的最佳描述。

## 二、離家出走

十四歲的蕭紅，第一次參加學生活動，上街遊行、示威、聲援上海工人、學生的反帝愛國鬥爭，這件事引起父親相當的不滿，要求她輟學在家：十六歲那年，因祖父的支持，蕭紅終於得以在秋季進入哈爾濱東北特別市第一女子中學。在十七歲那年冬天，參加哈爾濱學生聯合會組織的反對日本在東北修築鐵路的遊行示威。也在這次示威活動中，認識哈爾濱法政大學進步學生陸振舜。十八歲那年，祖父病逝，帶給蕭紅極大的打擊，十九歲那年第一次逃家，和陸振舜同居，維持沒多久時光，後來被父親拆散，軟禁在家裡。「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農村經濟發生重大危機，蕭紅的伯叔們，想把這一切的危機，全轉嫁到佃戶身上。蕭紅目睹佃農生活的苦和痛，極力反對家人和親戚如此做，這樣的場景，日後在蕭紅的小說《王阿嫂的死》、《夜風》、《生死場》、《夏夜》中，都可看見佃農悲苦的身影。反對增加地租的蕭紅，

---

33.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44

受到大伯父毒打，從此，蕭紅對這個反動的地主家庭徹底失望，於是，在長工的幫助下，第二次逃家。

### 三、婚姻與分娩

第二次逃家時，遇見了未婚夫汪恩甲，曾同居一陣子，最後被拋棄在東興旅館，而那時蕭紅已懷了汪恩甲的孩子。在她極度困頓時，她投書給哈爾濱《國際協報》，從而認識蕭軍，於是開始了和蕭軍的戀情。在二十二歲那年，在蕭軍的鼓勵下，開始從事左翼文學活動。好景不長，二十五歲那年，蕭紅和蕭軍之間出現了第三者，那段時期，蕭紅頭疼、貧血等舊病復發，為了彌補心中的情傷，蕭紅遠走東京，那一年，蕭紅最倚賴的恩師魯迅逝世了。忍者滿腔的悲痛，蕭紅在二十六歲那年又回到上海。二十六歲那年，和蕭軍分手，和端木蕻良在武漢小金龍巷同居。那時，蕭紅已懷了蕭軍的孩子。不久，孩子因蕭紅跌倒而早產夭折。和汪恩甲的婚姻失敗，和蕭軍和端木蕻良質變的戀情，以及不幸的分娩，全集中在二十歲和二十六歲這六年間。而這六年間的血淚回憶，卻是日後小說的基本背景。

### 四、香港歲月

二十九歲那年，蕭軍同端木蕻良乘機飛抵香港。在香港那段時間，身體每況愈下，進入跑馬地養和醫院時，被醫生誤診為喉瘤，進行氣切手術，導致病情惡化，最後，死於香港。蕭紅的一生，都在悲慘命運的捉弄下奮力掙扎著，而這恰恰就是蕭紅小說充滿悲情的主因。現實、家庭與愛情毫不留情的打擊蕭紅，最後，因為醫生的誤診而荒謬的病死香港。

## 第二節 蕭紅的創作分期

蕭紅自二十二歲，以悄吟為筆名，發表了處女作《棄兒》就開始了文學創作的生涯。至三十一歲為止，散文、小說陸續發表<sup>34</sup>。若以蕭紅作品的風格，可劃分為前、中、後三個時期。

### 一、 前期

二十二至二十六歲是第一期。這段時間是蕭紅和蕭軍同居的時間。這段時期，蕭紅歷經了和家人嚴重衝突、逃婚、未婚生子、因赤貧而賣子的悲痛遭遇，過多的苦痛讓他從寫作找到情緒的出口。自二十二歲發表處女作《棄兒》之後，在文壇逐漸展露才華。前期小說的內容多半聚焦在刻劃佃農的苦痛以及生產和女子的痛苦。這段時期的作品，對於男性的刻畫大多都是炎涼而無情的。作品中隱隱流露出怨和不平。最有名的長篇小說《生死場》、中篇小說有《王阿嫂的死》、《夜風》、《看風箏》、《棄兒》。短篇小說有《葉子》、《清晨的馬路上》、《渺茫中》、《兩個青蛙》《腿上的繃帶》《出嫁》等。對於這些小說，筆者選長篇小說《生死場》和中篇小說《棄兒》來分析這時期的小說特色：

#### （一）《生死場》：

是以哈爾濱近郊農村為背景，描寫「九一八事變」前後，當地農家生活的

---

34.見附錄二。資料來源出自鐵峰：〈蕭紅年譜〉，《蕭紅全集》（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1年5月），頁1316-1338。



一部小說。書中所描述的是一批農民和他們視為瑰寶的土地以及牲口的故事。對這批農民來說，生命向來就是個艱苦掙扎的歷程，他們對於生命的態度也正是他們貧困生活的寫照<sup>35</sup>。除了農村困苦的環境外，農民們不怕苦、不怕窮，不怕日本鬼子的民族性，是值得歌頌、讚美的。就連小說中的女性，雖過著和動物差不多的生活，一樣吃不飽，一樣要忍痛生兒育女，但從沒有一個女性喊苦、叫累，這是多令人感動的人性光輝呀！《生死場》這部長篇小說，在最後幾個章節，提到了抗日義勇軍的英勇行徑，以及村人對趕走日本人的堅定意念，把整部小說刻劃農民勞而困苦的情境，由農民生活一變而成為抗日，甚至因此而被納入抗日文學。其實，依全書來看，貫穿《生死場》全書的二十大主題就是「生」與「死」。

## （二）《棄兒》：

《棄兒》的故事背景在東興旅館，也就是蕭紅被汪恩甲拋棄的地方。小說中的芹就是蕭紅本人，而蓓力就是蕭軍。故事是發生在松花江氾濫時，受盡痛苦的芹，從陣痛到分娩，都做了詳實且血淋淋的敘述。為了腹中胎兒，芹求助於蓓力，最終孩子生下來了，卻因無力撫養而轉送他人。而事實上，現實生活中的蕭紅，生活的困境也的確如此。當蕭紅困守在東興旅館時，是蕭軍的出現，才把蕭紅救了出來，免於被賣為妓女的命運。

---

35.葛浩文，《蕭紅評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0、6），頁43

以上這兩篇小說，寫的主題多半是佃農和窮人的辛苦和悲哀，而蕭紅被拋棄的心情更是躍然紙上。因此，這一時期人物的描繪絕大都是悲情居多，對於日本的侵略，也在文章內出現如趙三所說：

國……國亡了！我……我也……老了！你們還年青，你們救國吧！我的老骨頭再……再也不中用了！我是個老亡國奴，我不會眼見你們把日本旗撕掉，等著我埋在埋裏……也要把中國旗子插在墳頂，我是中國人！……我要中國旗子，我不當亡國奴，生是中國人，死是中國鬼……不……不是亡……亡國奴…<sup>36</sup>

民族意識、國仇家恨的情愫很強！尤其是《生死場》一書，更是被視為抗日的左翼文學。

## 二、中期

二十七至二十九歲為中期。這時期完成的長篇小說為《呼蘭河傳》，短篇小說為《蓮花池》、《馬房之夜》、《汾河圓月》、《朦朧的期待》、《曠野的呼喊》。二十七歲那年，蕭紅和蕭軍分手後，便和端木蕻良同居。這時期的作品，對人性的描繪，對女性的痛苦，著墨較不如第一期強烈，反而作品中，流露出的是對故鄉的懷念，和對受苦孩子的不捨。《呼蘭河傳》幾乎是蕭紅的回憶錄，而《蓮花池》這部小說裡頭的小豆，對於外界充滿好奇的神情，其實隱含蕭紅童年的影子。至於《后後園》

---

36.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33

的場景，更是以蕭紅故居的後花園為基礎，而完成的小說。這時期文風的轉變，也許和恩師魯迅的驟逝，以及和蕭軍的分手，讓她開始回顧過往。

這個時期，蕭紅已離開哈爾濱，更從東京返回上海。因戰亂而不停地搬遷，讓蕭紅無比思念家鄉。醜怪的小孩刻劃、和母親角色的醜化，除了《呼蘭河傳》中，小團圓媳婦的婆婆和蕭紅的祖母之外，很少再做這種敘述，不似初期《生死場》和《棄兒》中，對於母親的醜化和孩子的怪物化，做那麼強烈的敘述。在《蓮花池》一文中，和爺爺相依為命的小豆，最後被日軍虐死，更是蕭紅對日軍殘殺中國人的強烈指控。相較於《生死場》中對日軍屠殺呼蘭河鎮，導致呼蘭河鎮到處可見高掛樹梢的人頭，和被破肚孕婦的恐怖描述，顯得含蓄甚多。對日軍的仇視，仍隱含在小說中。

《蓮花池》可和《呼蘭河傳》第三章做比較，不難發現，蚱蜢、蝴蝶、倭瓜、昆蟲，以及充滿好奇心的小孩，都是共同出現的物件，而那小孩，就是蕭紅本人童年回憶的反射。

### 三、後期

1940年，因為戰亂，蕭紅逃抵香港。二十九歲至三十一歲為創作的後期，1940年四月完成短篇小說《後花園》。同年年底，長篇小說《馬伯樂》問世，同年12月，《呼蘭河傳》完成。1941年發表短篇小說《北中國》和《小城三月》。蕭紅生命最後3年，是大鳴大放期，然而這3部作品的文體和題材，卻是大異於以往的作品。

在二十九歲之前，蕭紅的作品常可見寒涼的男性與悲苦掙扎，一如蕭紅般的女人身影，比如《生死場》、《棄兒》、《曠野的呼喊等》。而 1940 年後所發表的小說卻是濃濃的思鄉之情和對男人的高度包容。男人的樣貌，就屬《呼蘭河傳》中的馮歪嘴子和《後花園》中的馮二成子最深情而令人感動。

至於《馬伯樂》中虛偽又崇洋，集笑話於一身的丑角馬先生，是蕭紅另一種冷諷男人的特殊筆法，與早期作品《生死場》中諸如成業、趙三等刻薄又無情的男人一比，簡直大相逕庭。後期創作的《後花園》、《馬伯樂》、《呼蘭河傳》、《北中國》、《小城三月》那段期間，是蕭紅人生最孤寂、中國最動亂、也是蕭紅身體最糟的時刻。然而這也是蕭紅創作最豐盛、最成熟的時期。而筆下小說中的人物，個個生命力十足、鬥志昂揚，彷彿在小說中，蕭紅得以重生一般，令人無限激賞難怪楊義稱讚蕭紅是富有才氣的東北流亡作家<sup>37</sup>。

針對蕭紅後期小說，以下述 3 本作為創作特色的分析：

## 1、《後花園》

發表於 1940 年的《後花園》，是以蕭紅老家後花園為場景的自傳體小說。場景與《呼蘭河傳》相同主要人物有 3 人，即：園主（敘述者的祖父）和園主的小孫女（敘述者）和馮歪嘴子。以兒童的視角來觀照世界，回憶童年的種種體驗。最特別的人物是馮二成子。他對鄰家姑娘的單相思更是《後花園》中最耐人尋味的一小段

---

37.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 11 月），頁 333

戀情，也是蕭紅小說中的男性開始以溫柔姿態出現的小說。在鄰家姑娘嫁人之後，蕭紅對馮二成子有了這麼有趣的一段癡情描繪：

馮二成子看著甚麼都是空虛的，寂寞的秋空的游絲，飛了他滿臉，掛住了他的鼻子，繞住了他的頭髮。他用手把游絲擦斷了，他還是往前看去。他的眼睛充滿了亮晶晶的眼淚，他的心中起了一陣莫名的悲哀<sup>38</sup>

這樣癡情的馮二成子，相較於《生死場》中，用扁擔企圖壓死王婆的趙三，和夫妻吵架，當著老婆金枝的面，活活摔死女嬰的成業而言，小說中的男人性格的確大相逕庭。

## 2、《馬伯樂》

在蕭紅長篇小說《馬伯樂》中的主角—馬伯樂，是個自私自利、放縱又無法自力更生的，社會上的邊緣人物，是個十足的庸才。一身的毛病和缺點，卻使馬伯樂成了逗人發笑的討喜角色。令人生畏的戰爭，反而成了馬伯樂逃避現實的最佳藉口。冷嘲熱諷式的幽默，以及崇洋卻毫無理由的愚蠢，都可在馬伯樂身上看見。有趣的是：在面對戰亂，當全國陷入恐慌時，戰亂卻成了馬伯樂困窘經濟的救星。因為青島將失，他太太會逃離青島，將會帶來足夠的金錢來，因此就剛好印證了馬伯樂的名言：「逃難沒錢能成嗎？」

---

38.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 301

在《馬伯樂》一書中，以幽默和諷刺的筆調所刻劃的種種故事，其實是反諷戰時中國形形色色的人物，特別是男人。在戰亂中，往往第一個棄守，甚至向現實屈服的，不是女人，卻反而是一向高高在上的男人。這是蕭紅在小說中，以反諷的手法所流露出的女性意識。

### 3、《呼蘭河傳》

《呼蘭河傳》是蕭紅在離鄉背井思鄉情緒下，而產生的作品，書中有蕭紅自身童年的故事，敘述性強，茅盾在《呼蘭河傳、序》中這樣表示：

《呼蘭河傳》不像是一部嚴格意義的小說，而在於它這「不像」之外，還有些別的東西。而一些比「像」一部小說更為「誘人」些的東西，它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淒婉的歌謠。有諷刺、也有幽默。開始讀時，有輕鬆之感，然而愈讀下去，心頭就會一點一點地沉重起來。可是，仍然有美，即使這美有點病態，也仍然不能不使你眩惑<sup>39</sup>

茅盾在《呼蘭河傳、序》中的措辭的確適切而且中肯。蕭紅在敘述呼蘭河一帶的故事時，口吻是悲觀的，然而沉鬱的文氣中，也為呼蘭河一帶的普羅大眾，那愚昧無知的劣根性，做了一番描述。另外，中國人與生俱來的善良本性和可塑性，卻也一一在小說中，躍然紙上。比如馮歪嘴子，就是以堅毅精神，去力抗眾人冷嘲熱諷的勇者。即使被嘲諷的理由，僅是未婚卻和王大姊同居並生子。這樣挑戰傳統，

---

39.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46

不被鄉人接受的私人感情問題，他依然捍衛自己的愛情並且不屈服。這是蕭紅小說中極少見的癡情鐵漢子。在悲慘絕境中，仍不放棄希望，是蕭紅筆下芸芸眾生的具體寫照。《呼蘭河傳》中這段敘述最能彰顯人性的高貴：

馮歪嘴子自己，並不像旁觀者眼中的那樣地絕望。好像他活著還很有把握的樣子似的。他不但沒有感到絕望已經洞穿了他，因為他看見了他的兩個孩子，他反而鎮定下來。他覺得在這個世界上，他一定要生根的，要長得牢牢的。他不管他自己有這份能力沒有，他看看別人都是這樣做的，他覺得他也應該這樣做<sup>40</sup>

因為孩子的出生，一股新生命，一種生命延續的喜樂，讓處在苦難中的馮歪嘴子，找到生命的價值。這樣的歌頌父愛和對孩子的殷切守護和盼望，是蕭紅晚期作品中才看得見。早期小說中的孩子，幾乎都是怪物化，比如《棄兒》、《生死場》中的孩童描繪，就是最鮮明的例子。

綜觀蕭紅自二十二歲寫作，至三十一歲走完人生旅途，短短十年的寫作歲月中，女權、抗日、思鄉、渴望家庭溫暖的女性情懷，都可在她的作品中找到端倪。華而不實、浮華無趣的人和事，難以出現在蕭紅作品中。蕭紅筆下的人物，她所描述的事件，幾乎都是三〇年代苦難中國苦難女性的真實寫照。

---

40.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 121

### 第三節 民初女性文學的發展

依據劉乃慈所著《第二/現代性：五四女性小說研究》對於民初女性文學發展，認為五四文學為 1917 至 1927 年，而二 0 年代至三 0 年代初為「五四」影響的後續觀察期<sup>41</sup>。三 0 年代以後，女作家的創作，除了受五四文學影響之外，尚有深化和轉向的趨勢。

以下將女性文學的發展，切割成五四運動後，和三 0 年代後兩個時期，來探討女性文學風格的轉變，並藉此詮釋蕭紅對女性苦難與身體書寫的背後社會因素。

#### 一、五四運動後的女性文學

五四運動發生於 1919 年五月四日是一場發生於中國北京以青年學生為主的學生運動以及包括廣大群眾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階層廣泛參與的一次示威遊行。當時的五四運動，為當時中國文學發展起了很大的衝擊。依楊義在《中國現代小說史》所言：

和自現代文學的發展觀念而言，五四時期和二 0 年代屬於探索階段，朝氣蓬勃地借鑑外來文學思潮和流派的觀念，從而使傳統的封建主義文學觀念趨於瓦解；三 0 年代屬於建構階段，眼光犀利而帶點嚴峻地形成一系列美學範疇、概念，開始從總體上把握與政治、文化、人性的種種基本關聯，導致左翼思潮的崛起……。粗略而言，中國作家認識文學和談論文學的最大題目，二 0

---

41.劉乃慈，《第二/現代性：五四女性小說研究》，（台灣學生書局，2004、9），頁 54



年代是外國文學流派，三〇年代是新的現實主義，四〇年代是民族形式解放區的工農兵方向<sup>42</sup>

楊義這番分析和楊乃慈的看法接近，清楚把文學發展切成五四前和五四後的三〇年代。在五四以前，文壇以外國文學流派最盛，三〇年代後，因九一八事變，日軍入侵中國，抗日的左翼文學開始興起。

依據王哲甫所著《中國新文學運動史》<sup>43</sup>所述，認為五四以後文壇出現了文學研究會和文學創造社。文學研究會的作家多偏於文學的研究；文學創造社的作家多篇於文學創作。文學研究會的成員有魯迅、周作人、沈雁冰、鄭振鐸、耿濟之等人。而文學創造社的成員有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成仿吾等人。在這些作家的努力之下，文學開始大鳴大放。

劉乃慈所著《第二/現代性：五四女性小說研究》<sup>44</sup>第二章節中提到：五四後，最有名的女性文學發展，大致可分為兩個主要面向：第一類是取材婦女問題的社會寫實作品。這以陳衡哲《小雨點》、蘇雪林及凌叔華《說有這麼一回事》的同志議題為代表；第二類則是個人主義的浪漫抒發。代表性的作家為馮沅君、冰心、盧

---

42.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頁15

43.文學研究會是繼新青年而起的一個文學團體，於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正式成立。錄自王哲甫著《中國新文學運動史》，（香港遠東圖書公司，1967、5），頁60

44.劉乃慈，《第二/現代性：五四女性小說研究》，（台灣學生書局，2004、9），頁76

隱和石評梅。在馮沅君的作品《卷菴》短篇小說集，就強調個性的解放和主體的自由。創作也因此有自傳式色彩，日記體、書信體小說，便成為第二類小說經常運用的書寫體裁。至於馮沅君充滿女性意識的作品，沈從文在〈論中國現代創作小說〉中就曾如此批判馮沅君：

「淦」女士的作品，在精神的雄強潑辣上，給了讀者極大驚訝與歡喜。年青人在「冰心」方面，正因為除了母情的溫柔之外，得不到甚麼東西而不無小小的失望；「淦」女士的作品，卻暴露了自己生活最炫目的一面……「淦」女士的作品是在這意義下，被社會認識而加以歡迎了……在1923年女作家中，還沒有這種作品。在男子作品中，能肆無忌憚地寫到一切，也還沒有。因此，「淦」女士的作品，以嶄新的趣味，興奮了一時代的年青人<sup>45</sup>

在沈從文這番評論中所提及的「淦」女士或是日後小說中提及的「沅君」，都是馮沅君的筆名。除了《卷菴》這部小說以外《春痕》與《劫灰》這兩部小說也是馮沅君充滿女性意識的小說代表作。到了盧隱，更是將女性自我實現和對主體自由的追尋，推向另一個高峰，創作作品有《海濱故人》、《曼麗》、《靈海潮汐》、《玫瑰的刺》、《象牙戒指》、《歸雁》等小說。

除了馮沅君盧隱外，五四後至三〇年代有名的女性作家另有冰心和石評梅兩人。冰心的作品《一個憂鬱的青年》和《去國》充滿了小說主要人物內心世界和外圍

---

45.沈從文《沈從文文集》，（香港、香港三聯出版，1985），頁176

環境的衝突，文風和石評梅《白雲庵》、《匹馬嘶風錄》類似。她們都是強調個人女性主義的作家，而取材都是社會問題和個人主義的矛盾點。這些創作風格對於三〇年代，於 1932 年初次發表處女作《棄兒》的女作家蕭紅，有著極大的影響。

## 二、三零年代的女性文學

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五四新文學運動對於東北地區的影響僅侷限東北哈爾濱一代的學校。而那時正是蕭紅十四歲的年紀，她參與示威遊行，並大量吸收五四後女性主義的新觀念。

到了九一八事變後，備受日本欺侮的中國人，仇日的左翼文學開始興起。三〇年代的代表性女作家有：丁玲、張愛玲、蕭紅和蘇青等人。特別是蕭紅，她的作品含有五四後的女性主義，以及抗日的左翼文學雙重身分。蕭紅於哈爾濱時期所寫的《看風箏》、《生死場》和在重慶時期所寫的《曠野的呼喊》，被一些文評家納入抗日文學。

這樣的女性文學發展，孟悅、戴錦華在《浮出歷史地表》中，認為三〇年代後的女作家，因不滿足囿限在女性的狹小創作空間中，於是寫作題材走向戰場與底層社會，企圖從愛情故事、從社會問題中，來寓言女性的苦悶<sup>46</sup>。有名的女性作家張愛玲在《半生緣》、《金鎖記》中，細膩地刻劃一個女人內心深處的愛恨情仇。這樣的文風和蕭紅是南轅北轍。也許是地理環境因素，也或許是生長和根深柢固的教

---

46.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1993，9），頁 170 至 171

育和環境的因素，蕭紅筆下的女人，個個堅忍而不屈，不追求奢華，但求一口溫飽，是卑微而偉大的生命勇者。而張愛玲筆下的女人，所呈現的往往是大時代下，在亂世中，一個女人的自我意識和情海中的掙扎和困頓。在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提及張愛玲唯一一部以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農村生活為題材而轟動美國文壇的作品就是《秧歌》。然而農村生活著墨並不多，內容仍以婦女的題材打轉。張愛玲筆下的婦女，多屬都會婦女，面對生命的韌度，往往不如蕭紅筆下的女人。



### 第三章 蕭紅小說中的女性苦難

西蒙·波娃對於女人，曾在《第二性》一書中這樣敘述：

女人本人也承認，這個世界就其整體而言，是男性的；塑造它、統治它、至今仍在支配它的仍是這些男人。至於她，她並不認為對它負有責任；她是劣等的、依附的，這個可以理解；她沒有上過暴力課，也從未做為主體，昂首挺胸地站在群體其他成員的面前，她被封閉於她的肉體和她的家庭。<sup>47</sup>

的確，對女人而言，這世界是由男人所控制的，女人從不被教育成為世界的主體。在男人面前，女人是劣等而依附的，女人的眼光只看見自身的肉體和自己的家，而這也就是女性苦難的主因。因為女人從來不是為自己而活，也因此，苦難就永無止盡。

茅盾在《（呼蘭河傳）序》中這樣寫著：

也許你要說《呼蘭河傳》沒有一個人物是積極性的。都是些甘願做傳統思想的奴隸而又自怨自艾的可憐蟲，而作者對於他們的態度也不是單純的。她不留情地鞭笞他們，可是她又同情他們：她給我們看，這些屈服於傳統的人多麼愚蠢而頑固——有的甚至於殘忍，然而他們的本質是良善的，他們不欺詐、不虛偽，他們不好吃懶做，他們極容易滿足<sup>48</sup>……

---

47. 西蒙·波娃《第二性》，（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11月），頁552

48. 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46

茅盾這番話道盡了蕭紅筆下人物的悲劇宿命，特別是女人，更是處在悲哀中，還不覺知自己的悲哀，甚至還殘忍地為難女人，成為封建社會中，殘害女性的共犯。然而這些人物人人勤勞好事，但往往勤勞多半用錯了地方。要不是甘於被剝削，不然就是對女性集體公審，將女人的命運推向更痛苦的深淵。

不管是西蒙·波娃或是茅盾，他們對女人苦難的形成，矛頭均一致指向未覺醒。未覺醒的女人，不覺得自己身在苦難中，因為她從未意識到她是個獨立的「人」！

## 第一節 女性的悲劇宿命

在馬克思和恩格思眼裡，男性的生產活動是人類唯一的經濟活動。女人在經濟上，是受壓迫的，是被剝削的對象。<sup>49</sup>基於馬克思的觀點，既然經濟活動的操控者是男人，那麼女人在經濟分面，必然是弱勢的。也因為經濟的弱勢，女人的人權是被忽視的，因而女人的悲劇，往往源自於如下兩方面：

### 一、經濟方面的弱勢

幾千年來，中國一直都是男尊女卑的父系社會。女人往往需肩負起生兒育女的重責大任，也是家庭裡有如傭人般被使喚的對象。特別是農村社會，對女性的束縛和價值觀，更是明顯的偏差。蕭紅在一九一一年出生，雖然已進入民國時期，然而蕭紅的出生地呼蘭河一帶，仍有著根深柢固的傳統與陋習。而這些陋習往往無情地

---

49.剝削的觀點出自〈女性主義者評論恩格斯與馬克思〉，此文取自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頁 66

犧牲了無數的女性，讓女性的生活更顯困頓。特別是經濟方面是最明顯的犧牲者。

經濟方面的弱勢，可從如下兩個因素來探討：

### （一）經濟無法獨立

蕭紅筆下的女人，充滿了悲劇性色彩，幾乎都是十足的男人附屬品。在經濟上，找不出經濟獨立自主的女性。女人的生活所需，幾乎都仰賴男人。因此，女人日子幸不幸福，就看她所依賴的男人有多少能耐。如果男人是個受雇於地主的傭工，那麼傭工的女人辛苦所得，也必須是地主所有。女人無法脫離男人，而有自己的一片天空，至少在蕭紅的小說裡，女人就是如此。在《王阿嫂的死》一文中，王阿嫂的丈夫王大哥受雇於張地主，後來因為王大哥不小心，讓馬腿給石頭砸斷了，被張地主扣留了一年的工錢。充滿憤怒的王大哥借酒裝瘋，亂跑亂罵，最後在稻草堆上沉睡時，被張地主叫人放火活活燒死。王大哥死後，王阿嫂依然是張地主的傭工，不因為丈夫的死亡而有了新的人生。從早忙到晚，卻只能吃著地主用來餵豬的爛土豆，連一片葉菜也不曾進過王阿嫂的嘴。即使懷孕了，也要辛苦工作。工作怠慢了些，還要被張地主狠踹。失去丈夫的王阿嫂，茶不思飯不想，日夜思念丈夫最後瘦成如下述模樣：

王阿嫂擰著鼻涕，兩腮抽動，若不是肚子突出她簡直瘦的像一條龍她的手也

正和爪子一樣因為拔苗割草而骨節突出<sup>50</sup>

---

50.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 229

這些描述道盡了窮人的悲歌，即使王阿嫂堅強而耐勞，終究和她所新生的嬰兒一樣，死於飢餓。

至於《呼蘭河傳》裡的王大姊，明明是個能幹又聰明的女人，最終仍無法走出屬於自己的一條路。在嫁給馮歪嘴子之後，因為非明媒正娶，因而成了人人嘲笑和厭惡的對象，所有的工作全沒了，經濟來源只能依靠她的男人馮歪嘴子。最後，王大姊也因營養不良，難產而亡。

而《棄兒》中的芹，是個未婚懷孕的女孩。她除了在旅舍待產之外，無法外出工作，生活只能靠同居人蓓力外借錢或是典當衣物。故事中的芹依然受困於經濟的困窘。

若是蕭紅小說中，能脫離丈夫而謀生的女人，大概就只有《生死場》中的金枝。金枝在成業死後，離開家鄉到大都會謀生，成為縫衣的女工。然而讓金枝得以經濟開始寬裕的主因，卻是當起縫衣兼上床的妓女。勇敢一如金枝般的女人，依然離不了男人。婚姻對於男人和對於女人，一向有著不一樣的意義。雖然男女皆有彼此的需要，然而在不平等的基礎下，經濟弱勢的女人，往往被賦予生殖、洩慾和理家的角色。整個社會是以男性為中心，並沒有給予女性基本的尊嚴。

整個社會沒給女性自我追求幸福的機會，以至於女性往往將幸福都寄託在自己的男人身上，而不是處於經濟弱勢的自己。於是，被壓迫的女性不敢反抗，只能一味地忍受。長期的忍受之後，連心理狀態都起了變化。女人開始不再愛惜自己或身旁的女性，即使骨肉至親也是如此。比如《生死場》中的金枝，為了餬口度日，不



得不以身體去賺錢。當金枝拿著錢給母親時，母親竟只看見錢，看不見女兒的悲苦和不堪，甚至還趕著女兒金枝趕緊回城賺錢去。這樣窮得忘了尊嚴的悲劇宿命，彷彿成了牢不可破的網，困住了女人的一生，而且彼此糾纏。

## **(二) 教育的匱乏：**

蕭紅筆下的女人，在經濟方面，是弱勢的。女人在經濟上的弱勢，和中國儒家思想「男主外、女主內」，「女人無才便是德」這些教條有關。因為封建思想和禮教的束縛，女人的發展性是被限制的。最明顯的限制就是「教育權」。在廣大的中國農村，女人是沒有受教權的，除非出身富貴人家，像蕭紅、翠姨之類的有錢人家女兒，才有機會到都會區念書。女人能受教育的人口並不多，所有的女人所懂的禮教和知識，都是幾千年來，中國人口耳相傳下來的。而所有的禮教，往往要求女人要勤勞、要持家、要三從四德，卻從沒人教女人多讀點書。也因為大多數的女人是文盲，因此，不知如何才能擺脫窮困，更不知如何讓自己經濟獨立。教育的匱乏，而顯得愚痴，甚至壞事的女性，有下述幾位：

### **1. 葉子的母親**

《葉子》是蕭紅少見的短篇小說之一，而書中的女主角葉子是故事一切的起源。葉子是富裕人家的女兒，正是充滿幻想的年紀，愛上了表哥。兩個年輕人的情愫與日俱增，但表哥家窮，表哥的母親已死，父親靠打柴為生，平日表哥寒暑假才住舅舅家——葉子家，而念書的學費全是葉子的父親供應。葉子的媽媽瞧不起葉子表哥，總認為配不上她們家葉子。於是，想盡辦法阻撓。先是積極幫葉子表哥物色女子，

要葉子表哥快娶妻，快一些搬出去獨立生活，另一方面又禁止葉子和表哥見面，總推說葉子病了，不見人。深愛葉子的表哥，因為思念過度而病倒了，但葉子的媽媽仍不讓他們相見。就這樣，表哥病死了，葉子的一樁好姻緣也毀了。葉子的母親，是個傳統女性，未受過教育，在她眼中，人的價值全靠門第和財富，知識是無用的。因此，儘管葉子的表哥是個優秀的知識份子，仍無法娶得心上人葉子，一對佳偶就這樣硬生生地被拆散了！

## 2. 翠姨的母親

翠姨是《小城三月》裡一位受新式教育的女孩子，在「五四運動」的洗禮之後，意識覺醒了，嚮往著愛情、自由和幸福。只可惜，翠姨的媽媽是個傳統禮教的奉行著，不但是個文盲，更是個十足勢力眼的人物。翠姨的媽媽為翠姨訂了一門親事。男方是個十七歲，長得又矮又小的小男人，是個有錢寡母的獨生子。訂了親之後，翠姨的媽媽常幫那小男人說話：「人小點兒不要緊，歲還小呢，再長上兩三年兩個人就一樣高了！不要難過，婆家有錢就好的……。」於是，翠姨就這樣，被逼著接受這門親事。後來，翠姨愛上了相貌英挺，知識豐富的年青學子——蕭紅的堂哥。除了相見恨晚之外，更加深了翠姨對於母親替她決定的婚事的厭惡。最後，翠姨一病不起，不久，就帶著恨離開人間。

不管是葉子的母親，或是翠姨的母親，都是促成女兒死亡の間接殺手。她們都有一個共同的、錯誤的迷思，那就是：門當戶對，有錢就好。在她們心目中，女人不需念書，也不用努力賺錢，只要嫁個有錢人，就是成功的人生。女人不需經濟獨

立，只要嫁個有錢人就好。愛情和金錢相比，顯然金錢有趣多了。這樣傳統又愚痴的觀念，全來自未曾受教育，不了解男女之間，除了金錢之外，情愛是重於一切的道理。也因為未受教育，總認為女人賺不了錢，經濟無法獨立，因此，才做出了許多錯誤的安排和決定，硬生生將女兒推向死亡的深谷。

也許是大環境，也或許是蕭紅根深柢固的心結，飽受新式教育薰陶的蕭紅，即便高喊女權，然而骨子裡卻是不安，而且十分依賴男人，這種非常矛盾的心理，在蕭紅《商市街》一書，就可看出，而這也是蕭紅一生悲劇的主因。在蕭紅筆下，女人永遠和貧窮苦難脫不了關係。難產、疾病、飢餓、自殺等，都是如影隨形，幾乎這樣的情景，都是廣大勞苦女人一生悲劇的寫照。而這一切悲劇的根源，往往肇因於女人自身經濟的弱勢和教育的匱乏。

## 二、基本人權的漠視<sup>51</sup>

虛無的愛情和傳統社會的禁錮，讓蕭紅小說筆下的女人，個個都是悲苦不堪。不但愛情是個裹著美麗糖衣的悲苦果實，就連表現自我的基本人權都沒有。飽受五四運動新潮觀念洗禮的蕭紅，在他眼中，長期以來，淪為男性附庸的女性，基本人權是被漠視的。身為女人，處在無愛的生活中，心靈與肉體是雙重折磨的。至於蕭紅小說中的女性，被嚴重漠視的人權，可從下列兩個面象來探討：

---

51.基本人權的漠視，這觀點出自劉文鈞碩士論文，《蕭紅小說中的女性角色研究》，頁 92

## (一) 愛情的幻滅

在原始又荒涼的東北大地上，女人是不能擁有愛情的主控權的弱者。很多女性要不是指腹為婚，不然就是像呼蘭河傳所述：透過看戲而來物色對象。最差的情況就是：被賣為團圓媳婦或是妓女。婚姻往往因為缺乏男女雙方的自主和參與，而使得愛情淪為神話<sup>52</sup>。婚姻和女人的肉體，成了滿足男性原始欲望的工具。比如二里半的麻面婆，除了生育功能之外，在二里半心中就是一個「蠢」字來形容，「糊塗蠢」「傻老婆」一向是二里半對麻面婆的稱呼。至於生死場中的金枝，她和孀孀都一樣，愛情都是從偷嘗禁果開始，然而奉子成婚之後，金枝的孩子被丈夫成業活活摔死。而孀孀對姪兒成業的一番話，更是對婚姻有了如下的感慨：

等你娶過來她會變樣她不和原來一樣她的臉是青白色；你也再不把她放在心上你會打罵她呀……………男人們心上放著女人，也就是你這樣的年紀吧<sup>53</sup>！

成業的孀孀這番話，真是愛情幻滅的最佳寫照！在《生死場》中成業的孀孀在婚前和丈夫曾有一段很短暫的愛情生活，然而在婚後，一切都變了。任憑成業的孀孀如何辛苦持家，如何討好丈夫，卻連丈夫一張笑臉都看不見。

---

52. 瑋海燕《鄉土世界的女性悲歌-蕭紅小說中底層女性的生存悲劇》，《山西大同大學學報》，52 頁

53. 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 8

女人過去拉著福發的臂，去嫵媚他，但是沒有動。他感到男人的笑臉不是從前的笑臉，她心中被他無數生氣的面孔充塞住。她沒有動，她笑一下趕忙又把臉收了回去。她怕笑的時間長，會要挨罵。男人叫把酒杯拿過去，女人聽了這話，聽了命令一般，把杯子拿給他，於是丈夫也昏沉的睡在炕上。<sup>54</sup>

這一段《生死場》小說中，成業孀孀和福發的夫妻生活也是多數鄉村女性的生活現狀。在男人眼中，每天朝夕相處的妻子，不是親密愛人而是傭人，甚至像照顧自己的褓姆。這是幻滅的愛情，是女人的悲苦宿命。在蕭紅眼中，婚姻非才子佳人式的浪漫，有的是苦酒一般的人生，而人往往像蕭紅所說的「蚊子似地生活著，糊塗塗地生殖，亂七八糟地死亡。」而這就是女人眼中所謂的婚姻。

蕭紅作品裡，另一個連實現都沒有，就幻滅的愛情悲劇，就是《小城三月》中的翠姨。小說中的翠姨，是由媒妁之言，由翠姨母親做主，收了十多萬的聘禮，就把翠姨許配給富裕寡婦的十七歲獨子。礙於男方年紀太小，於是約定三年後才結婚。沒想到在待婚的三年內，翠姨愛上了蕭紅的堂哥。蕭紅的堂哥是在哈爾濱讀書的美男子。蕭紅這樣敘述堂哥：

---

54.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9

我的哥哥人很漂亮，很直的鼻子，很黑的眼睛，嘴也好看，頭髮也梳得好看，人很長，走路很爽快。大概在我們所有的家族中，沒有這麼漂亮的人物<sup>55</sup>。

曖昧的情愫在翠姨和堂哥之間瀰漫著，最終翠姨終究因婚約的關係，而嫁給了又醜又小的寡婦之子。不久，翠姨就一病不起，在彌留時，蕭紅的堂哥來了，這段曖昧的感情才曝光。然而太遲了，翠姨終究仍死了。翠姨的死，其實是抑鬱而死的。一個被現代文明、新思想浸潤的女性，她心中所追求的愛情是自由的、是平等的，然而她的心上人即便知情，也不敢表露，一直冷漠以對。最終愛情的幻滅終究逼死了一個貌美如花的翠姨。這是蕭紅所有小說中，幻滅得最美麗而悲壯的故事。一對相愛的男女，受囿於傳統價值觀，最終將自己逼入絕境。

《呼蘭河傳》中的小團圓媳婦，她的婚姻是用錢交易的，只因丈夫年紀小，因而提早接過來夫家胡家當團圓媳婦。年僅十二歲，還是個玩心很重的年紀，就走進了和小丈夫之間無愛的婚姻生活。面對的不僅是小丈夫，還有個妯娌關係不合的婆婆，一個好勝心強又迷信的婆婆，於是團圓媳婦的惡夢就此展開。

一個黑皮膚，成天笑咪咪，長髮及膝的健康小女孩，天真地走入婚姻。剛好遇上的婆婆是個節儉又好勝的女人，婆婆上頭還有奶奶婆婆，婆婆又常和妯娌天天明爭暗鬥，心情不快的婆婆，就常找團圓媳婦出氣。就像婆婆和周三奶奶說的：

---

55.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 311

給她一個下馬威。你聽著吧，我回去我還得打她呢，這小團圓媳婦才厲害呢，沒見過，你擰她大腿，她咬你；再不然，她就說回家<sup>56</sup>。”

於是小團圓媳婦成了婆婆的出氣包，被毒打的淒厲叫聲，無論多遠都可以聽見。長期的毒打下，這樣一個才十二歲的小女孩終於病了。

《呼蘭河傳》中的小團圓媳婦，和《過夜》中，因不願接客，而被剝光衣服凌虐的童妓一樣，在她們身上只有最殘酷的金錢交易和虐殺，談不上任何愛情，甚至連活下去的人權都沒有呢！在愛情這方面，蕭紅的描述往往帶著濃濃憂傷，看不見希望的灰色筆調。她用苦難的女性的遭遇，不留情地貶斥男性。特別是建立在性和金錢的情愛，更是被蕭紅醜化的淋漓盡致。比如金枝和小團圓的婚姻，一個是因性而開始，另一個則是因金錢買賣而開始。金枝和成業曾因性而有短暫的情愛，然而婚後，終不敵生活的困窘，而情愛幻滅，最後悲劇收場。

而小團圓媳婦，則是自始至終，沒嘗過半點愛情的喜悅，因為她是一個用錢買來的團圓媳婦。而這種買來的團圓媳婦，身分是卑微地。在貧窮的農村社會裡，是常見的女性命運！

---

56.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 88

## (二) 對女性的道德公審

若是說到道德規範和公審<sup>57</sup>，最慘烈的例子就是非《呼蘭河傳》中的團圓媳婦和王大姊莫屬。小說中的團圓媳婦，就只因為笑呵呵、黑忽忽，兩個眼珠子骨碌骨碌轉，就被冠上不知羞的罪名。敢反抗、不服從、一直想回家的 12 歲孩童，就被硬生生冠上媳婦的身份，而被要求媳婦該有的服從、害羞等美德。這對小團圓媳婦而言，當然是辦不到的事。於是小團圓媳婦的天真兒童行為，被當成病，而開始了種種通往死亡的凌虐治病之旅。小團圓媳婦的婆婆本著「誰家的媳婦不挨打」的觀念，成了一個無意識的殺人凶手。而呼蘭河那些群眾，則成了幫凶，一股腦兒將小團圓媳婦送入墳墓。僅只因為言行不符合媳婦的既定道德規範，就被視為病而被迫面對所有懲罰，這不是身為女性的悲苦又是什麼呢？在陳潔儀所著的《現實與象徵-蕭紅「自我」、「女性」、「作家」身分探索》一書中，直指：

大神象徵社會上的合法道德力量，使得懲治得以順利進行。令「信仰民俗」

與「道德懲治」合作得更完美<sup>58</sup>。

因為民智未開，也因傳統的陋習，讓女性必須接受大眾的公審而犧牲寶貴的生命，這真是女性悲苦到極致的命運。

在貧窮的農村社會中，傳統文化和封建思想相當根深柢固，因而集體的道德公

---

57.陳潔儀，《現實與象徵：蕭紅「自我」、「女性」、「作家」的身份探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頁 104。

58.陳潔儀，《現實與象徵：蕭紅「自我」、「女性」、「作家」的身份探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頁 109。



審，除了是一種變相的精神霸凌之外，也是女人的生存悲歌。除了小團圓媳婦的悲劇之外，王大姊也是悲劇人物之一。在《呼蘭河傳》中的王大姑娘本來是個人見人誇的女孩，人前人後，她都因為勤快和亮麗的外型，而得到大家的讚美，甚至連大戶人家都願意將她娶進家門。但是，自從王大姑娘和磨棺馮二嘴子，因愛而私自結合，不照村人結婚規矩之後，一瞬間，王大姑娘從前被稱頌的優點，瞬間全被貶斥得一無是處。她們夫妻的私自結合，不被村人認同，而且認定不祥。最後，在村人的輿論攻擊和貧困交迫中，王大姑娘淒涼而孤獨地離開人世，留下堅強的馮二嘴子，力抗村人的排擠，不顧世人鄙夷的眼光，堅定而樂觀地撫養一對孩兒。

呼蘭河人的生活方式簡單而無趣。長久的歲月以來，人們習慣將生命消磨在寂寞的喧鬧中。看似喧鬧而多事的村人，所作所為，卻找不到一點意義。

在人生的舞台上，村人像是在舞台上比手劃腳的可憐伶人，忙於指揮別人，集體公審別人，卻沒半點意義和正當性。而善良的呼蘭河女性，只得默默承受。於是，一個活潑、美麗、能幹的王大姐，就在這種氛圍中，悄然死去。即使死了，歷史洪流仍繼續奔流，呼蘭河人仍舊保留那份傳統，不但限制了自己的人權，同時也不留情地指責別人。在自己被公審的傷痕纍纍時，仍不忘伸長手指來指責別人。人們在自虐和虐人中，得到一種變質的滿足，卻無視妖魔化的公審行徑，是多麼地殘忍。在這樣一個集體公審意識強烈的農村中，人道主義是看不見的。而王大姊的婚姻也是，違背結婚既定的程序，而備受眾人踐伐，最終以悲劇收場的一個血例。

### **（三）價值觀的扭曲**

蕭紅生於西元一九一一年，正好是武昌起義，建立中華民國政府那一年。在歷經了清末的腐敗和戰亂之後，貧窮幾乎是中國人的代名詞。貧困的年代，金錢至上，人命是不值錢的，人權更是更不可攀。特別是新舊文化交替的動蕩環境下，貧困的女性和小孩，往往是最先被犧牲的一群。貧富對立而動蕩不安的社會，往往以折磨精神或折磨肉體的方式，來傷害著社會底層忍耐與順從<sup>59</sup>的一群。社會最底層、最順從的一群，她們貧困而無助。一心想靠努力來脫貧，然而，冷漠而功利的社會，並不同情他們更遑論給機會了。善良的人性，在飽經戰亂後的中國，似乎已漸漸式微，而由功利所取代。

比如《手》這部小說的王亞明，就是被社會和教育犧牲掉的人物。王亞明家裡清寒，有兄弟姐妹 6 人，父母靠開染缸房勉強維持生計。為了讓王亞明能出人頭地，她的父親將省吃儉用而攢存的錢，拿來給王亞明當學費。然而，純樸而勤奮的美德，是不被醉心資本主義的校長和同學所認同的。王亞明的校長和同學們，瞧不起貧窮、低人一等的王亞明。最後，飽受歧視和咒罵的王亞明，心靈嚴重重創，而且絕望導致生命快速衰弱，終而走向死亡。在動蕩的時代，新舊文化往往是互為衝擊而抵觸的。五四運動前，新文化走外國風，向資本主義傾斜，一切以功利為最高指導原

---

59.劉愛華在文中指出：作為少女的她們，本應充滿青春的生命活力，但代表先進文化與文明的學校，以及落後的觀念及習俗，對她們的心靈與肉體進行了雙重的打擊。《貧窮與愚昧視野中的靈肉煎熬——蕭紅筆下王亞明與小團圓媳婦命運的文化意義》（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011 年第 11 期第 27 卷）

則，視舊文化中的善良傳統如敝屣<sup>60</sup>。

於是，無論是校工，乃至備受崇拜的校長，面對貧困的王亞明他們是一致性的則，鄙視。二十世紀「五四」階段的中國，資本主義在這塊土地肆虐著，上至學校、下至鄉間的地主，無不是仗著經濟優勢，而無情地攻擊著貧困的社會底層人物。在種種的壓迫下，反抗的革命思想興起了。李婆子是具有反抗意識的女性，飽受地主欺壓和折磨之後，李婆子決定參與革命軍，向資本主義保護下的地主宣戰。「五四」時期，在新舊文化交替的時代，新文化所代表的是財富，是侵略，而舊文化所代表的，往往是貧窮與傳統。於是，在這樣的思考浪潮下，身處社會底層的女子和小孩，日子更是艱難了。《手》這部小說中的王亞明代表的是舊式的中國，是貧窮的代言者，在新文化資本主義大浪下，終究被犧牲了。至於《棄兒》中的孩子，也是被犧牲掉的。

故事中的芹和蓓力二個未婚而生子的男女，竟以新時代、新的思想為藉口，將孩子送人，並以大時代的兒女，不應將生活重心侷限在生兒育女這事為榮。這是普遍存在知識份子之間，價值觀的扭曲與矛盾，也是漠視人權的例子之一。

---

60.陳潔儀，《現實與象徵：蕭紅「自我」、「女性」、「作家」的身份探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頁3。

## 第二節 婚姻對女性的束縛和傷害

婚姻在蕭紅眼裡，認為對男人和對女人，意義並不相同。在男權至上的社會裡，女人是沒有地位的。婚姻中的女性，角色就是理家和生殖。即使無愛的婚姻，女人也必須概括承受。因此，婚姻對女性，是一種束縛和傷害。在父系社會的中國，男人是女人的依靠和經濟來源。然而對於毫無經濟能力，生活所需大多需仰賴男人的女人而言，婚姻往往是一場惡夢。究竟婚姻是如何傷害女性，可從如下三個面向來探討：

### 一、 家庭暴力<sup>61</sup>

若是詳閱蕭紅的小說，可發現故事中女人挨打，是常見而習以為常的事。蕭紅在《呼蘭河傳》這樣評論女性：

男人打女人是天理應該，神鬼齊一。怪不得那娘娘廟的娘娘特別溫順，原來是常常挨打的緣故。可見溫順也不是怎麼優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結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sup>62</sup>

這是蕭紅對於男人打女人的看法，「溫順」這種女性美德，反倒成了挨打的主因，真是十足的黑色幽默！基於這樣的觀點，蕭紅小說中，常出現家暴的暴行。最鮮明的家暴例子就是趙三和王婆以及成業和金枝這兩對夫妻。像王婆在得知兒子被槍殺時，因為難過而服毒自殺。當王婆氣息奄奄時，所有人都認為她沒救了，但是

---

61.家庭暴力的觀點取自劉文鈞碩士論文，《蕭紅小說中的女性角色研究》，頁 103。

62.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 67。

王婆始終無法斷氣。到了最後，趙三不但不請醫生救治王婆，為了讓王婆趕快斷氣，以免變殭屍嚇人，居然夥同眾人，拿扁擔壓王婆，打算把她活活壓死，幸好，王婆因禍得福，趙三這一壓，讓王婆腹內的毒藥混著鮮血，全吐了出來，這是最可笑又可悲的家暴鬧劇。

至於成業和金枝，他們的婚姻生活，因為九一八事變日軍佔領東北而變調。就如葛浩文在《蕭紅新傳》所述：「日本「鬼子」很快地就將村民逼到非反抗不可的地步；他們終於起來反抗了。<sup>63</sup>」

在日軍佔領東北時，物價狂飆，就像成業所說的：「米價落了三月裡買的米現在賣出去折本一小半賣了還債也不足不賣又怎能過節<sup>64</sup>？」

金枝和成業這對夫妻，在動亂的時代下，因為飢餓而陷入無止境的爭吵，而身為女性的金枝和甫出生不久的女嬰，就成了家暴的直接受害者。男人的家暴，自古以來一直都是隨興所致，不考慮時間的，至少在蕭紅《生死場》中的男性，幾乎都有這種特色，在五姑姑的姐姐生產不順時，飽受生產之苦的女人，痛苦地在地上爬行、翻滾。從黃昏到天亮，五姑姑的姐姐被折磨得死去活來。這時，借酒裝瘋的丈夫衝了進來，用長烟袋擲向她，還拿一大盆水潑向痛苦無比的妻子。於是五姑姑就成了這副模樣：

大肚子的女人，仍漲著肚皮，帶著滿身冷水，無言的坐在那裡。她幾乎一動也

---

63.葛浩文：《蕭紅評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0、6），頁 44

64.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 25

不敢動，她彷彿在父權下的孩子一般 怕著她的男人<sup>65</sup>

這是慘遭丈夫家暴之後，一臉恐懼的產婦。五姑姑的姐夫，不但要享受性的宣洩，卻在宣洩完之後，厭惡起洩慾後的後果——妻子懷孕。待產中的妻子，只因無法凡事盡如丈夫的意，事事料理得宜，就換來一陣家暴。在婚姻中，柔弱的女性，往往是家暴的受害者。

## 二、根深抵固的男尊女卑

古語說：「女子上不了戰場」。這句話，蕭紅在呼蘭河傳裡，有如下的反駁：

其實不對的，這井多麼深，平白地你問一個男子，問他這井敢跳不敢，怕他也不敢。而一個年輕的女子竟敢了，上戰場不一定死，也許回來鬧個一官半職的。可是跳井就很難不死，一跳就多半跳死了。那麼節婦坊上為什麼沒寫著贊美女子跳井跳得勇敢的贊詞？那是修節婦坊的人故意給刪去的。因為修節婦坊的，多半是男人。他家裡也有一個女人。他怕是寫上了，將來他打他女人的時候，他的女人也去跳井。女人也跳下井來，留下來一大群孩子可怎麼辦？於是一律不寫。只寫，溫文爾雅、孝順公婆<sup>66</sup>

---

65 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 21

66 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 64。

這一段話，就是根深柢固的男尊女卑的最佳詮釋。世人往往渺視女人，總認為女人的命運是悲劇<sup>67</sup>不過就是個洩慾、生殖和勞動的工具而已，殊不知女人其實比男人更有勇氣、做事更堅定。只是中國三從四德的儒家教條，緊緊地束縛著女人。而外表看似道貌岸然的男人，其實骨子裡並沒有外表那麼高尚。一旦遇到困難時，堅持下去的，卻往往是女人。這樣的情操，在小團圓媳婦身上，更是鮮明。小團圓媳婦雖是被凌虐而亡，然而講她死後，靈魂猶在，化成了東橋下的一隻小白兔。這是女性堅忍而不認輸的具體刻劃。蕭紅如此描寫女性，是為了對抗根深柢固的男尊女卑，彰彰如此觀念的不合理性。

蕭紅的作品所描繪的，多半是農村的景致和人文。除了傳統的陳舊觀念之外，仍存在著中國人自古就流傳下來的男主外女主內，以及三從四德的觀念。筆下的已婚女性多半是家庭主婦，家中的經濟大都依靠男人。因此蕭紅小說中的女性，大多都像娘娘廟中的娘娘，般任勞任怨而且講究貞操。若是提起任勞任怨，就屬二里半的老婆麻面婆最具特色和代表性。蕭紅這樣描述麻面婆：

麻面婆的性情不會抱怨。她一遇到不快時，或是丈夫罵了她，或是鄰人與她拌嘴，就連小孩子們擾煩她時，她都是像一攤蠟消融下來。她的性情不好反抗，不好爭鬥，她的心像永遠貯藏著悲哀似的，她的心永遠像一塊衰弱的白棉<sup>68</sup>

---

67.李陶《論蕭紅的女性悲劇意識》，(現代文學研究，第三期，2012)，頁 102

68.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 4

這一段敘述道盡農村婦女的處境，在丈夫面前，無數的女人就像麻面婆的翻版，是不能太強勢的。除非女人的丈夫死了，為了孩子，女人才開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和行動。

比如《夜風》中的李婆子，在丈夫死後，因為生活困窘而不得不將獨子長青送到地主家看牧牛羊，李婆子也為地主家的媳婦們洗衣。為了餬口，在地主家任勞任怨的李婆子母子，就在李婆子生了一場重病之後，不但得不到地主的悲憫，甚至備受地主虐待的兒子也被解雇。備受剝削的李婆子，最後向革命軍靠攏，開始對抗地主。這是一位失去丈夫後，被時代所逼而開始自覺有了女性意識的女人。小團圓媳婦也是男尊女卑的一個實例。媳婦是可以買來的，女人可以被當成商品般買賣，只要男人願意接受買來的妻子。而成為媳婦之後，就得具備傳統社會中，所有媳婦該有的害羞、順從等美德，不能隨意而率性地為所欲為。在男權至上的社會中，女人的害羞、順從等美德，不能隨意而率性地為所欲為。在男權至上的社會中，女人的地位是卑微而渺小的，沒有發言權，也沒有生命的自尊和自主權。女人像是男人手中的傀儡。

另一個男尊女卑的觀念就是貞操。在蕭紅的小說中，多的是男性非禮女性的情節，然而在非禮之後呢，男人可以完全不負責任，也不會被輿論公審，而女人就不是如此善了。女人若不是嫁給非禮她的男人，比如金枝和福發嫂的結局，就是像《王阿嫂的死》中的小孩生母，因為被地主強暴而自殺。於是，在廣大的鄉野中，吊死的、投井的、或服毒而死的女人，就因貞操被奪而屢屢聽聞，這是男尊女卑到極點



的封建思想。

## 二、被奴役的女性

在西蒙·波娃眼裡，女人在經濟、社會以及多方面都是被限制的。「物種對女性的奴役，以及對她各種能力的限制，都是極重要的事實。女人的身體是她在世界上的處境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她的身體不足以解釋她是個女人。<sup>69</sup>」女人因為先天的生理因素，一直被奴役著，不被當成人來看，因此，女人的身體不足以成為女人。要談女人，得先讓女人被當成人對待才有意義。被奴役的女性有下述幾位：

### (一)月英

刻劃男人的無情也最悲慘的人物莫過於漁村美人月英的下場。得了癱症，無法治癒又無法生育的月英，被丈夫用磚塊做成炕，圍住骨盆，任憑排泄物淹浸了骨盆，她的丈夫仍自顧自的生活，對月英不理不睬，就像蕭紅所述：「晚間他從城裡賣完青菜回來，燒飯自己吃，吃完便睡下，一夜睡到天明，坐在一邊那個受罪的女人，一夜呼喚到天明。宛如一個人和一個鬼安放在一起彼此不相關聯。<sup>70</sup>」

這是蕭紅對於月英這對夫妻的描述。到了最後，蕭紅用放大奴役的口吻來描述月英的苦。

---

69..西蒙·波娃《第二性》，(台北：貓頭鷹出版社，1999)，頁 46

70 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 16。

當王婆為月英擦澡時，竟從骨盆掉下一些蠕動的小蛆蟲，那情景令人毛骨悚然，而且不寒而慄。一個美麗的女人，從鮮活到身體潰爛長蛆，這樣的慘況，固然是疾病和貧窮惹的禍，然而，月英丈夫的冷漠，更是令人憤慨！月英的丈夫雖非壞人，一開始也還曾試著找醫生治療妻子的癱病。然而，就在群醫都束手無策的情況下，月英的丈夫就日漸冷漠，任由妻子日漸憔悴，甚至折磨妻子，不給妻子水喝，不扶妻子上床休息，狠心地將妻子擺在由磚塊排成的炕裡，即使妻子骨盆腐爛、長蛆，他也完全無動於衷，這是一種奴役，慘極人寰的奴役！

## (二)王阿嫂

王阿嫂也是被婚姻奴役著。王阿嫂的丈夫因為與地主不合，而慘遭燒死的命運。就在丈夫被燒死時，而那時不知情的王阿嫂仍在前村田庄上拾土豆，等到她得知消息趕去丈夫身邊時，王大哥的骨頭已經燒斷了，四肢脫落，而腦殼和半個破葫蘆一樣，破敗而且焦黑，當時王阿嫂悲慘地仰天長嚎，那聲音彷彿帶著血，飄過草原，穿過樹林，直達每個人的耳裡。王阿嫂像一匹吼叫的獅子一樣，牙齒緊咬著嘴唇，痛苦地撕裂著衣裳。在這時候，張地主手提著蠅拂，眼睛突出，鼻子向裡勾曲著，調著那有尺寸的階級步調走來，無情地數落著王阿嫂：「天快黑了，還一勁哭什麼？一個瘋子死就死了吧，他的骨頭有什麼值錢……。」相較於王大哥的慘死，王阿嫂的悲愴，那地主的不可一世和殘忍，更令人憤慨萬分。就在此時，哭得肝腸寸斷的王阿嫂發現自己已有了身孕，於是小心翼翼地呵護肚子裡的胎兒。然而，這個孩子也跟之前的孩子一樣，因為營養不良而夭折。在婚姻中，王阿嫂被貧窮奴役著，即

使想一心呵護孩子，然而終究是敵不過貧窮的悲劇宿命，只能像動物般，不停工作、不停操勞，直到死亡，一生都是奴僕！是備受地主虐待的勞工，辛苦流汗工作，卻換不得一頓溫飽，還時時得受地主鞭笞踢打。在《王阿嫂的死》這部小說中，王阿嫂代表的是廣大農村裡，飽受地主欺壓、奴役的苦女性，而那是大時代的縮影，是悲苦的具體實例。

### (三)李婆婆

李婆婆也是個典型的被奴役人物。李婆婆家貧，在丈夫死後，和兒子長青為了生活，一起在地主張二叔叔家幫傭。李婆婆必須洗盡地主一家大大小小的衣服，而兒子長青則是幫地主張二叔叔家幹活。工作一不妥帖，就挨皮鞭子，抽打得身上僅存的一件棉襖都破敗不堪。孝順的長青不忍讓母親知道真相，一直隱瞞，最後長青病了，母子為著如此窮困的境遇，相擁而泣。更不幸的事，又接踵而至，這次，連李婆婆也病了，咳個不停。即使咳個不停，仍在大寒天，冷風吹得鏗鏘作響時，必須洗完地主全家的衣物，最後，全部的工資，才換得一丁點藥片，其餘就是一些蘿蔔和土豆。又貧又病的李婆婆，目睹地主張二叔叔對自己和兒子長青的無情，於是決心不再忍耐了，要離開。這時，地主家的老太太，苛刻地趕人，並且說了下列令人心酸的話：

窮人的骨頭想不到這樣值錢。我想，您兒子不知是誰的力量才在這裡呆得住。

也好，那麼，昨夜給你那藥片，為著今夜你咳嗽吃它，現在你可以回家去養

著去了，把藥片還我吧，那是很貴呢，不要白廢了！<sup>71</sup>

這番老太太的話，十足的地主姿態。不停地剝削李婆婆母子不說，連李婆婆離去時，僅有的工資——藥片，也硬要收回，最後，逼得李婆婆萬念俱灰。就在兒子長青委曲地呼喊媽媽，要和媽媽一起在父親墳前樹上上吊時，護兒心切的李媽媽念頭一轉，變得和男人一樣有主意了，勇敢地加入革命軍，坐在爬犁上，在光明的朝陽下，和革命軍一起包圍張二叔叔家，一槍斃了張二叔叔。一個受盡凌虐和奴役的寡婦李婆婆，本著溫順的個性，被逼入死境時，終於堅強起來。

#### (四)金枝

金枝是蕭紅小說《生死場》中的人物，是成業的妻子。金枝和成業在工作時認識，不久，成業就常以口笛為信號，不停地引誘金枝到河沿的長莖草一帶，藉著草的掩護，發生一次又一次的性關係，不久，金枝懷孕了。剛開始不敢講，到後來肚子越來越大，才讓母親知道真象。在小說中，金枝可說是成業性愛的奴隸，也是母親眼中工作賺錢的奴隸。除了婚前予取予求的需索之外，懷孕中的金枝嫁給成業之後，除了做不完的煮飯、洗衣等家事外，還得應付夜裡丈夫成業性的飢渴。而小金枝就是在過度激烈的性愛之後，早產生出的孩子。在丈夫成業眼裡，妻子金枝就是個供他洩慾、替他生育孩子的奴隸。而在金枝母親眼裡，金枝就是個比菜棵還不如的奴隸。金枝曾這樣敘述母親：

---

71.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 48

母親一向是這樣，很愛護女兒，可是當女兒敗壞了菜棵，母親便去愛護菜棵了。農家無論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過人的價值<sup>72</sup>

這句話充分表露了農業社會裡，人不如糧食的實例。女人是被奴役的，被愛奴役，或是被生計而奴役著。被生計奴役著的金枝，在丈夫成業被日軍殺了之後，成了寡婦。為了生計，為了賺錢養母親，金枝毅然地前往哈爾濱，辛苦地做著縫衣婦的工作，夜裡睡在一條小街陰溝板上。一群縫衣婦窩在那兒，白天在「鴉片專賣所」替人縫衣，夜裡和一群婦人擠在陰溝板上，天冷的受不了，就躲入木桶裡避寒，同時也得忍受臭蟲的叮咬。金枝辛苦縫衣賺來的錢，被同行的婦女們一擁而上搶得只剩五角錢，礙於貧困，又擔心母親生活沒著落，於是又再度上街幫男人縫衣。

然而，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金枝錢剛被搶走，出門縫衣，又被男人強暴。男人用 1 元票誘惑金枝進屋縫衣，為了賺得一元票，金枝的肉體被徹底糟蹋了。夜裡，金枝淚流滿面，頭過分地迷昏，腿骨軟了，她想回家，回鄉下老家。不理會女工們的嘲笑，金枝羞恨地回鄉村。才到村頭，就看見樹上掛著一顆流著鮮血的頭顱，那是被村人殘殺的日本人。全身嚇得發麻的金枝，看見母親，正希望得到安慰時，沒想到母親居然只盯著那 1 元票，喜孜孜地催金枝「洗洗衣裳，休息一下，明日一早要行路的，在村子裡是沒有出頭露面之日。」這時，王婆剛好進來了，告訴金枝

---

72.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 11

「哈爾濱一定比鄉下好，妳再去就在那裡不要回來。村子裡日本子越來越惡，他們捉大肚子女人，破開肚子去破紅槍金，活鮮鮮把孩子從肚子流出來。為這事，李青山把兩個日本子腦袋割下掛到樹上<sup>73</sup>」

因為被強暴，羞恨交加而逃回鄉村的金枝，一心想得到些許溫暖。沒想到，母親完全無視她的悲傷，更不問回來的原因，眼裡只看見一元票。而寧靜的鄉村，卻也在日本軍和革命軍的對峙下，殺氣騰騰，就連王婆這婦道人家，也一臉殺氣的模樣，叫金枝快走。金枝在這樣的情況下，不禁悲歎：「從前恨男人，現在恨小日本子。」想到傷心處，金枝感歎：「我恨中國人呢？除外我什麼也不恨<sup>74</sup>。」這是受盡折磨的金枝，最深的感傷。她恨日本人的殘忍，殺了她的丈夫，毀了她平靜的家園，她更恨母親的無情以及中國人的無能。萬念俱灰的金枝，決定要做尼姑去。沒想到尼姑庵的尼姑，早已跟造房子的木匠跑了。於是，金枝又出家不成了。可憐的金枝，既不想回家見那眼裡只有金錢的母親，又不想去哈爾濱城賺那皮肉錢，就連要出家為尼，寺廟也空無一人了。

一連串命運的折磨，讓金枝不停地被男人、被生計奴役著。自從女兒小金枝被丈夫成業摔死之後，金枝膝下不曾再有一男半女。孤獨而貧窮的金枝，為了母親，不停地為了賺錢而奔波。為了賺錢，也不停地受辱。生計和男人，一直輪番上陣地奴役著金枝，讓金枝的肉體上、精神上，猶如身陷苦海般，承受永遠無止盡，如囚

---

73.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38

74.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38

籠般<sup>75</sup>的痛苦。

## (五)小嵐

小嵐是蕭紅小說《啞老人》裡一位孤苦的少女。父親死了，媽媽改嫁，剩下她守護著七十幾歲的啞巴爺爺。爺爺年邁，不良於行，為了養活爺爺，小嵐到工廠工作，日夜工作，才換得些許食物回家孝敬爺爺。因為長期加班熬夜工作，又要一天趕回家看望爺爺兩次，漸漸地，女工頭開始不滿了，因為工廠為了做夜工，是不許女工回家的，而小嵐不放心又啞又病的老爺爺，總是偷溜回家，看著爺爺吃包子，「用她淒愴的眼睛，快樂地笑了，又惘然地哭了，她為這個包子偉大的愛，喚起了她內心脆弱得差不多徹底的悲哀」最後，小嵐在一次偷溜回家時，被女工頭毒打而死。老人不知道孫女已被毒打而亡，仍每天撐著顫抖的身子，在門口等著孫女回來。所幸，兩個頗富同情心的老乞丐，同情老爺爺的處境，常把要來的食物分一些給老爺爺，老爺爺才得以活下來。但是，老爺爺最後，在抽煙時，煙火掉到草席上，火燒到鬍鬚時，還沒發覺，最後，老爺爺發現時，再也無法逃生，於是在火中翻滾，活活被火燒死。這是民國初年，工廠女工的一個縮影，也是所有女工最痛的悲哀。為了家計，女人不得不到外面工作，賺些錢回來，可是當時，貧富差異很大，除了地主的剝削之外，苛刻的資本家，也是奴役女性的一群。他們把女人當成廉價的物

品來控制，來奴役，因為不服從，而被毒打致死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

---

75.何江鳳，《論蕭紅小說中的隱喻意象》，（荊楚理工學院學報 2013 年 3 月）

## (六)小團圓媳婦婆婆

小團圓媳婦的婆婆，是蕭紅長篇小說《呼蘭河傳》中出現的狠角色，是凌虐小團圓媳婦致死的惡婆婆。然而，可惡之人，必有可憐之處。小團圓媳婦的婆婆上頭，還有一個婆婆，一般叫奶奶婆婆。而小團圓媳婦的婆婆一家人，是外地來的住戶，呼蘭河當地的文化和人文，甚至當地的騙子道士，都不熟。而小團圓媳婦的婆婆，還有一個妯娌小孀。這兩個女人都有一個兒子，只是小團圓媳婦的婆婆是長媳，但兒子很晚才出生，年幼，才用錢納了一個團圓媳婦回家幫忙。其實，小團圓媳婦是可以不用那麼早嫁入夫家，只因小團圓媳婦的婆婆，不願被小孀比下去，才做此決定。那小孀雖非長媳，然而早婚也早生兒子，所以當小團圓媳婦的丈夫還年幼時，小孀的兒子早已娶妻，娶了一個厲害幹練的妻子來張羅家事，來討奶奶婆婆開心。小團圓媳婦的婆婆把委曲和算計盡往肚裡吞，在老太太面前，妯娌一片和氣，但老太太背後，妯娌二人的勾心鬥角，可是呼蘭河鎮上的人，都家喻戶曉，但誰也不戳破。而那小團圓媳婦，就這樣成了婆婆出氣的對象，她常這樣說著：

哪家的團圓媳婦不受氣，一天打八頓，罵三場。……有幾回，我是把她吊在

大梁上，讓她叔公公用鞭子狠狠抽了幾回，打得是著點狠了，打昏過去了。

可是只昏了一袋烟工夫，就用冷水把她澆過來了……一個團圓媳婦的花費不

少呢，你看她八歲我訂下她的，一訂就是八兩銀子，年年又是頭繩錢<sup>76</sup>

---

76.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91



婆婆口裡，總是錢，總是怨，稍一不如意，就毒打小團圓媳婦，最後，小團圓媳婦病了，因為迷信，再加上小團圓媳婦病況愈來愈嚴重，而小團圓媳婦的婆婆，手也因為被豆秧刺到，而腫得像茄子一樣大。本來這婆婆還自我安慰，心想：瘦子瘦腳的，一看就不帶福相。尤其是精瘦的兩隻手，一伸出來和雞爪似的，真是輕薄的樣子。然而，到了最後，手越來越嚴重了，再加上雲游真人的恐嚇，深信不疑地認為小團圓媳婦是要回天神身旁，快被天神召回。而召回前，必然會一併連婆婆也一起帶走。這雲游真人的恐嚇，嚇壞了小團圓媳婦的婆婆，於是為了不讓小團圓媳婦病死，花盡了積蓄，遍尋偏方，甚至連「跳大神」都使出來了，就一心想治好小團圓媳婦的病，以免連自己一條命也被小團圓媳婦帶走了。就這樣，一個年僅十二歲的小團圓媳婦，就這樣，被婆婆當成妖，活活整死了。小團圓媳婦一死，大孫子媳婦也跑了，奶奶婆婆也氣出病來，病死了。而小團圓媳婦的婆婆天天哭，不是哭小團圓媳婦，而是哭花在小團圓媳婦身上的五千多吊錢，最後，一眼哭瞎了。

小團圓媳婦的婆婆，是被農村的迷信和妯娌不合的氣氛奴役著。好勝心強的小團圓媳婦的婆婆，終因跳不出迷信和妯娌相鬥的奴役，而失去了所有的幸福。很諷刺的事是，奴役這團圓媳婦婆婆的主兇，並非別人，而是自己。自己死在自己那冥頑不靈的迷信和好勝心裡。

### **(七)麻面婆**

麻面婆是《生死場》這部小說中，丑角身分出現的醜婆娘，是二里半的老婆，以呆傻、勤快聞名。每一天，事情是一件跟緊一件，有必要時，她得放下一件又

去做另一件。整日忙個不停。為了家人回家吃飯，她緊張地把手從泡著泥漿裝滿褲子的盒子中抽出，顧不得洗手，也顧不得褲子尚未洗完，就去牆角拿茅草準備升火燒飯，手忙得沒空閒清洗，鎮日忙得披頭散髮，活像一隻母熊。即使家事不多，但麻面婆因為傻，總是忙得一塌糊塗，事情仍做不完。小說中的麻面婆和丈夫二里半談不上什麼感情，總是被二里半罵蠢婆娘。麻面婆的傻，在以下二個方面表露無遺。

有一年八月裡，菜園的菜熟了，村人忙著收割準備出售到城裡去。二里半和老婆麻面婆來回忙碌地搬著大頭菜，辛苦地送到地端的車子上，兒子羅圈腿也跟在身後忙碌著。這時，麻面婆看見身旁別人家的倭瓜紅了，她看了一下，沒人看見，她偷摘了四個大倭瓜，其中有兩個倭瓜和小西瓜一樣大，她叫羅圈腿拿著，怎知羅圈腿年幼拿不動，大聲求救。求救聲引來不少路人圍觀。丈夫發現這件事，厲聲責備麻面婆。心虛的麻面婆緊張得說不出話來，兒子羅圈腿又在一旁吼著：「不是你摘下來叫我抱著送上車的嗎？不認賬！」盛怒的二里半在說出：「他媽的混賬，不能幹活，就能敗壞，誰叫妳偷摘自家的倭瓜？」這句話才一出口，麻面婆才鬆了一口氣，笑著仰起頭來向大家表白：「你們看，我不知道，實在不知道倭瓜是自家的呢！」<sup>77</sup>」麻面婆傻到連自家的菜園都認不清，難怪一直被人欺負。

另一件傻事，就是蕭紅小說中，很少描繪的性事，而這性事，遇上傻麻面婆，依舊是眾人笑話的笑柄。有一年冬天，許多女人聚在王婆家編麻蛙，菱芝嫂眼利，

---

77.蕭紅著《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15

發現李二孀子又有了身孕，她邪睨地淺笑：「真沒出息，整夜盡摟著男人睡吧？」

「誰說？你們新媳婦才那樣！你們年青，才了不得哪！小丈夫才會新鮮哩！」李二孀子調皮地問新嫁娘菱芝嫂：「說呀！你們年青，每夜要有那事吧？」在這個當兒，麻面婆進來了，李二孀子推撞一下菱芝嫂，要她問一問麻面婆，沒想到麻面婆會錯意了，以為是挨打挨罵那件事，竟脫口而出：「十多回。」這一回答，王婆屋內的女人笑得都流出眼淚來了。

上述兩則故事，鮮活地寫出了麻面婆痴傻但勤奮的人格特質。她被自己的愚蠢和婦人的家務事奴役著。一生為了家人而操勞，從沒有自己的生活，也從沒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和尊嚴。就這樣，甘於被奴役，被二里半打罵，卻也怡然自得而無怨。即使有怨，也不敢怨，只能哭泣，卻也說不出自己的難過處。因為在麻面婆心裡，女人不都是如此嗎？

茅盾在《呼蘭河傳》的序中，這樣形容呼蘭河一帶，辛勤、傳統又十分迷信的人們：

呼蘭河的人民當然多是良善的。他們照著幾千年傳下來的習慣而思索而生活，他們有時也許顯得麻木，但實在他們也頗敏感而瑣細，芝麻大的事情他們會談論或者爭吵三天三夜而不休。他們有時也許顯得愚昧而蠻橫，但實在他們並沒有害人或害己的意思，他們是按照他們認為最合理的方法：該怎麼辦就怎麼辦！……我們對於老胡家的小團圓媳婦的不幸的遭遇，當然很同情……同時我們也憎恨，但憎恨的對象不是小團圓媳婦的婆婆，我們只覺得這婆婆

也可憐，她同樣是：照著幾千年傳下來的習慣而思索而生活的犧牲者<sup>78</sup>

這一段話，道盡了女性被奴役的主因。女人被男人、被制度、被觀念、被生計、被迷信等等，重重地奴役而驅動著，這是女人苦難的宿命嗎？在中國儒教的禮教下，女人們被訓練著成為三從四德的奇怪生物，不但失去自我，甚至不曾懷疑過奴役女性的這些封建思想。幾千年來，中國人習慣如此思考如此思索，久了，竟認同了，也習以為常，甚至也如此要求身旁的女性。於是，女人被奴役的惡夢就永遠無法停止。只是，被奴役的女人，卻永遠不覺得自己被奴役，只是任由一波一波的苦難，襲捲而過！既是奴僕，當然就沒人權可言。

王阿嫂、李婆婆，是標準的奴僕。而金枝、五姑姑的姐姐、李二孀子、麻面婆等女人，就是專門生孩子的機器，這是徹底的奴役化女性，也是蕭紅最沉重的指控。在蕭紅筆下，女人和那群鎮日工作的牲畜是一樣的，都是男人豢養的奴僕。

---

78.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45

## 第四章 蕭紅小說的身體書寫

受西方文化衝擊的蕭紅，是女性意識的先覺者，對於女人的處境，她習慣以物種擬態<sup>79</sup>的方式，來書寫女性。以物種的特性，來詮釋女性的苦難。另外，以物件和怪物<sup>80</sup>的方式來刻畫孩子，這都是是很特別的女性觀點。

### 第一節 生物擬態方式的身體書寫

#### 一、女性生物化的隱喻書寫

蕭紅筆下眾多女性的刻畫，在作家敏銳的女性身體敘述之中，寫出意義重大的女性意識。她通過結合女性身體和生物擬態等書寫策略，使女性人物具有更原始、更野蠻化、也更有象徵性和具體性等特質。在蕭紅大部分作品中，不論是蕭紅的病態女體或妊娠母體，都可以輕易發現她喜歡將作品中的女性人物轉化為各種動物或植物意象，運用動物、禽類或昆蟲或植物等意象來描述女性。這些生物意象，不僅讓蕭紅得以暢所欲言地具體表達女體，更進一步把女性的意識表露的一覽無遺。在〈棄兒〉一文中，這樣描述男女主角蓓力和芹：

地面上旅行的兩條長長的影子，在浸漸的消混。就像兩條剛被主人收留下的野狗一樣，只是吃飯和睡覺才回到主人家裡，其餘盡是在街頭跑著蹲著<sup>81</sup>

---

79. 見林幸謙《蕭紅早期小說中的女體書寫與隱喻》，《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4期，頁27至頁33

80. 見林幸謙《身體符號/物種擬態書寫—蕭紅文本的女體/母體寓言》，《學燈》第26期，頁70-78

81. 蕭紅，《蕭紅全集》，（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1），頁153

蕭紅以野狗的動物擬態，來表達和刻劃一對為了錢而辛苦奔波的苦命情侶。

他的腳被捏得作痛醒轉來，身子就是一條彎著腰的長蝦，從藤椅間鑽了出來，藤椅就像一隻蝦籠似的被蓓力丟在那裡了。他用手揉擦著眼睛，什麼什麼都不清楚，兩隻鴨子形的小腳，伏在地板上，也像被驚醒的鴨子般的不知方向<sup>82</sup>

以長蝦來比喻瘦長的身軀，以不知方向的鴨子來暗喻蓓力的瞎忙。從文句的擬物敘述中，可以由長蝦旱鴨子腳，看出蓓力的狼狽。

她臥在土炕上，蓓力也不上街了，他蹲在地板上，下頰枕炕沿，守著他。這是兩個雛鴿，兩個被折了巢窠的雛鴿。只有這兩個鴿子才會互相了解，真的幫助，因為飢寒迫在他們身上是同樣的分量<sup>83</sup>

以「被折了巢窠的雛鴿」來形容借宿朋友家的蓓力和芹，凸顯貧困惹人嫌的穿著和處境。因為朋友非希望他們少外出，以免寒酸的外型丟光了好友非的面子。難怪蓓力忍不住感嘆：富人窮人，窮人不許戀愛？

---

82.蕭紅，《蕭紅全集》，（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1），頁 154

83.蕭紅，《蕭紅全集》，（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1），頁 156

芹十分無能地臥在車裡，好像一個齷齪的包袱或是一個垃圾箱<sup>84</sup>

以包袱和垃圾箱來傳達即將生產的產婦那種無助又受壓迫的心情。

在〈生死場〉這部小說裡，蕭紅這樣描寫麻面婆：

麻面婆不是一只蝴蝶，她生不出磷膀來，只有印就的麻痕。……她家的煙

筒也冒著煙了。過了一會兒，她又出來取柴，茅草在手中，一半拖在地面，

另一半在圍裙下，她是擁著走。頭髮飄了滿臉，那樣麻面婆是一隻母熊了！

母熊帶著草類進洞。……讓麻面婆說話，就像讓豬說話一樣，也許她喉嚨

組織法和豬相同，她總是發著豬聲<sup>85</sup>

這是蕭紅對麻面婆子的形容，以「生不出磷膀來，只有印就的麻痕」來凸顯麻面婆子面貌醜陋、丑角的角色，再以熊的體態象徵麻面婆子粗獷的身形、豬般的聲音，象徵濃濁不清的話語，這樣的擬物就是為了表達蠢笨又無知的意象。

---

84.蕭紅，《蕭紅全集》，（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1），頁 158

85.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 3

在她生氣的時候上唇特別長，而且唇的中央那一小部分尖尖的，完全像鳥雀的嘴。母親停住了她的嘴是顯著她的特徵，全臉笑著，只是嘴和鳥雀的嘴一般。因為無數青澀的柿子惹怒她了！……金枝沒有掙扎，倒了下來。母親和老虎一般捕住自己的女兒。金枝的鼻子立刻流血。她小聲罵她，大怒的時候，她的臉色更暢快笑著，慢慢地掀著尖唇，眼角的線條更加多的組織起來<sup>86</sup>

這是蕭紅對於金枝母親的形容，以「上唇特別長，而且唇的中央那一小部分尖尖的，完全像鳥雀的嘴。」來把母親的絮聒不休和鳥雀做串聯，目的是凸顯母親的嘮叨。另外「和老虎一般捕住自己的女兒」則是以老虎來比喻盛怒中的母親，彷彿像要把自己吃了一般。

她的骨架在炕上，正確地做成一個直角。這完全用線條組成的人形，只有頭闊大些，頭在身上下彷彿是一個燈籠掛在桿頭<sup>87</sup>

這是蕭紅在《生死場》一書中，對於漁村大美人月英，在罹患癱病之後，淒苦而悲慘的模樣。被丈夫遺棄的月英，憔悴的頭顱像掛在桿頭上的燈籠，以燈籠來形容月英憔悴的慘況。

---

86.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 11

87.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 16



五姑姑的姊姊，她是第一個扭著大圓的肚子走出去，就這樣一個連著一個寂寞地走去。她們好像群聚的魚似的，忽然有釣竿投下來，她們四下分行去了

<sup>88</sup>！

蕭紅以「群聚的魚」來形容一群女人，而非一個女人。以魚滑溜而冷漠無腦的動物意象，來詮釋這群蕭紅眼裡的三姑六婆。在蕭紅將女性動物化的擬態中，實際上即是以她獨有的女性敘述手法重新定義女性，打破原有傳統男性文本中的女性自我和保守形象。更重要的，通過動物擬態，讓人物的形象更鮮明、更無道德的禁忌大可無情地鞭笞這些不可理喻的現象。我們不難瞭解為何她的女性人物，時常跳躍在各種動物的意象之中，通過動物擬態的敘述，促使女性身體得到一種展延和想像的空間，其寓意也跟著轉換，象徵意義更可變化無窮。

這種以擬物來描述一群女人的寫法，也曾出現在《王阿嫂之死》這部短篇小說：

張地主來了，她們都低下頭去工作著。張地主走開，她們又都抬起頭來；就像被風颳倒的麥草一樣，風一過去，草梢又都伸立起來……

張地主來了她們的頭就和向日葵似的在田莊上彎彎地垂下去<sup>89</sup>

以麥草、向日葵來比喻一群七嘴八舌而又無能改變環境的女人。她們像是無骨氣的草本植物，即使不滿現狀，一群毫無反擊能力的女人又能如何呢？

---

88.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 17

89.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 230

女性生物化的擬態書寫大都出現在早期和中期的小說中比如《王阿嫂之死》《棄兒》《生死場》這幾部小說中。至於後期在香港那段時期完成的作品《呼蘭河傳》《馬伯樂》出現的並不多。在哈爾濱那段時期，蕭紅逃家而和李姓教師同居並且懷了孩子，後來孩子生下來也送人了。這種女性意識的抬頭並且反抗威權的農村陋習，蕭紅以擬物的方式，在《王阿嫂之死》《棄兒》中，無情地鞭笞著冷酷並陷人於不幸資產階級以及無知的芸芸眾生。而在青島的歲月中所完成的《生死場》更是將女性肉體的苦難，透過麻面婆子、五姑姑的姊姊、得了癱症而無法走動，坐在炕上至死的月英、王婆等人，以動物擬態的方式，寫盡了不足為人道的辛酸和苦難。

原來，在苦難的環境下，受苦的女人境遇竟和動物沒啥兩樣，純粹是動物性一般的存在，人的本真意義是失落的。<sup>90</sup>

## 二、孩子「怪物」化和「物件」化的書寫

在蕭紅早期乃至中期的作品中，對於孩子的描述通常是以怪物甚至物件來形容，比如在《王阿嫂之死》中，就這樣形容新生兒：

王阿嫂自己已經在炕上發出她最后沉重的嚎聲，她的身子早被自己的血浸染著，同時在血泊裡也有一個小小的、新的動物在掙扎<sup>91</sup>

---

90.何冬梅指出：女人生命本真意義的失落，折射出精神生態的扭曲與荒蕪，而造成這種精神劣根性的主要原因是被男權社會的放逐，《精神生態視域下的蕭紅小說女性形象》（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第12卷第3期，2013年6月。）

91.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231

在《棄兒》中，這樣形容孩子

芹的肚子越脹越大了！由一個小盆變成一個大盆，由一個不活動的物件，變成一個活動的物件。她在床上睡不著，蚊蟲在她的腿上走著玩，肚子裡的物件在肚皮裡走著玩，她簡直變成個大馬戲場了，甚麼全在這個場面上耍起來……芹聽不清誰在說話，把肚子壓在炕上，要把小物件從肚皮擠出來，這種痛法簡直是絞著腸子，她的腸子像被抽斷一樣。她流著汗，也流著淚<sup>92</sup>……

對於未婚而懷孕又貧苦的芹而言，孩子只是男女情慾下的產物是個麻煩的物件。

在《生死場》裡，蕭紅這樣描寫五姑姑的孩子：

這邊孩子落產了，孩子當時就死去！用人拖著產婦站起來，立刻孩子掉在炕上，像一塊甚麼東西在炕上響著<sup>93</sup>

除了《馬伯樂》《呼蘭河傳》以外，不論是《王阿嫂的死》或是《生死場》乃至《棄兒》等的短篇小說，故事中的小孩多半夭折或是難產而亡，比如《棄兒》中的芹就將嬰兒送人；王阿嫂更是因為營養不良，孩子落地即死；五姑姑的姊姊和李二孀的孩子都是難產而亡；至於金枝的孩子，甚至被丈夫成業活活摔死，屍體在亂葬崗中被野狗啃食殆盡。

---

92.蕭紅，《蕭紅全集》，（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1），頁 154

93.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 21

蕭紅早期的作品中，孩子這樣像怪物的物件，結局多半以冰冷的屍體作收。這樣的內容安排，恐怕肇因於在哈爾濱那段產子的痛苦回憶。依據葛浩文的《蕭紅新傳》所述，在「九一八事變」前後，蕭紅的確因為逃婚，而和李姓年教師同居，並且慘遭始亂終棄。她以一顆破碎、迷惘的心，在哈爾濱的旅舍等待孩子的誕生。然而那時身無分文而且十分困頓，幸好蕭軍的出現和援助，才讓她度過困境，然而產下的女嬰仍因無力扶養而送人。在重慶那段時期，和蕭軍分手後，才在痛苦中猛然發現懷了蕭軍的孩子，但最後仍小產了。在蕭紅心裡，總覺得懷孕是男人洩完欲的後果，痛苦卻一直是女人自己獨自承擔而無人關心與理會。於是，這樣的不滿就表現在早期的作品中。彷彿向世人宣示，孩子是男人對女人縱慾下的產物，既不被祝福和呵護，當然就沒有生存在世間的意義。這是一種女權高漲的意識，蕭紅對於男尊女卑的社會環境充滿憤恨和不平。女人為何要迎合男人的期待，做出男人眼中賢妻良母，慈愛孩子的動作？這一切不也是一種男人控制女人的方式嗎？

到了後期，在香港那段期間完成的《呼蘭河傳》對孩子的描述才有了溫馨的轉變。蕭紅這樣描述馮歪嘴子的寶貝兒子：

馮歪嘴子一休息下來就抱著她的孩子。天太冷了他就烘了一堆火給他烤著。

那孩子剛一咧嘴笑，那笑得才難看呢，因為又像笑，又像哭。其實又不像笑，

又不像哭，而是介乎兩者之間的那麼一咧嘴。但是馮歪嘴子卻歡的不得了<sup>94</sup>

---

94.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 121

在短短的敘述中寫活了父愛，而這樣溫暖的父愛和孩子完整而非物化的描寫，就出現在晚期的作品中，這是最大的轉變。整部《呼蘭河傳》流露的是蕭紅對家鄉的思念，童年的回憶和祖父在一起的幸福時光，都寫在小說中。小說的內容充滿思鄉之情相較於《棄兒》《生死場》等的早期作品而言，筆下人物多了一些溫情。

### 三、兒童的物件化

在蕭紅小說中，除了未出世的胎兒是「怪物」是「物件」之外，兒童也是物件，是任憑大人丟棄的物件。兒童是物件，可從如下的例子看出：

#### （一）小環

小環是《王阿嫂的死》裡面的孤女。父親是一個雇工，在她還沒生下來的時候，她的父親就死了。在她五歲的時候，母親被張地主的大兒子張胡琦強姦之後，氣憤而死的。母親死後，小環像個物件一樣，開始流浪。從貧苦的姑家，轉到更貧苦的姨家，結果大家都因為貧苦，不能收留養育她。最後，她回到強姦母親的凶手張地主家，過著十分煎熬的生活。在張地主家，小環是張家小孩的出氣包，時常摳打小環。有一次，張家小孩把小環的鼻子打破，滿臉是血。正好王阿嫂到張家取米，看見小環滿臉是血的慘況，急忙把小環帶來身邊，幫小環擦去滿臉的血和淚。小環哭著、王阿嫂也哭著，因為她們都是飽受張地主家凌虐的可憐人，他們的親人都是被張地主家的人害死的。照理說，張地主是他們的仇人，但是貧困不堪的窮人，除了忍氣吞聲，仍在張地主家幫傭之外，別無選擇。在這情況下，一向看不慣張地主家作威作福行徑的竹三爺，就做主，讓失去孩子的王阿嫂，當死去媽媽的孤女小環的

新媽媽，想讓兩個可憐人互相安慰。小環有了新認的媽媽王阿嫂，十分感恩，也十分孝順。只是好景不長，王阿嫂因為營養不良而慘死，胎兒也落地五分鐘即死！這一下，小環又成了物件，又開始準備流浪。目睹著裝著王阿嫂屍首的棺材埋入土裡，小環仍不信地嚷著：「媽媽，我冷呀！」小環在樹林裡，在月光下，在王阿嫂墳前，痛哭得打滾，哭嚎：「媽媽……你不要……我了，讓我跟跟跟誰睡……睡覺啊？我……還要回到……張……張地主家去挨打嗎？」孤女小環，物件般，四處流浪的人生，似乎永無停止之日。

## （二）小豆

小豆是《蓮花池》這部小說中出現的可憐孩子，也是蕭紅一部抗日色彩很濃的作品。小豆父親很早就死了，母親改嫁給王木匠，孤苦無依的她，只能像「物件」般，流浪到祖父家，和祖父相依為命。當然，祖父也是一無所有的窮光蛋。為了活下去，老祖父成了盜墓者，靠賣盜來的物品養活祖孫倆。因為是盜墓者，小豆不敢外出，鎮日困在家裡，孤寂、空虛和冷清，令小豆想到湖邊那個生機勃勃，充滿誘惑的蓮花池遊玩。蓮花池那兒自由的昆蟲世界吸引著小豆。但小豆只要一出門，就被一群壞孩子如瘋狗般，追著毆打。小豆會被壞孩子毆打，是因為她很瘦弱，面色一直很不好。小豆不常哭，因為他覺得哭不能解決問題，但是小豆若是一哭起來，便是久哭不止。貧困的日子一直持續，有一天，商人告訴小豆的祖父，若是不想被抓去當兵，那就趕快順了日本人。小豆一臉疑惑得跟著爺爺，去日軍營的路上，小豆如願以償地見到了心中好早就想看的市集和美麗的蓮花池。沒想到，到了日軍營，

小豆卻被日軍毒打得不醒人事。等爺爺把昏迷不醒的小豆抱在懷裡時，小豆已經綿軟到和麵條一樣了。小豆在昏迷中，直叫著「爺爺……」最後，小豆還是死了。他像個物件，從父母手中，被推送到祖父那兒，為了生活，祖父將小豆推送到日軍手裡，日軍把小豆毒打得不醒人事之後，又推回給小豆的祖父，最後，祖父將小豆冰冷的屍首，像物件般，埋入土裡。自此之後，小豆再也不用流浪了，因為已經長眠泥土裡。在蕭紅小說中，小豆是個命運乖舛的可憐物件。

### （三）平兒

平兒是王婆和第一任丈夫所生的兒子，因為受不了丈夫的打罵，便毅然結束婚姻，帶著一雙兒子改嫁。王婆一共改嫁了二次，第二次改嫁是跟著趙三。王婆本是一個勤勞而又直爽、熱血沸騰的女人，被環境所迫，帶著平兒姊弟出走。跟著趙三同居的日子，平兒的日子並不好過。平時，平兒像個小跟班，跟在王婆身邊做事，但節儉苛刻得連一雙靴子也捨不得給平兒穿。有一回，王婆帶平兒去探望漁村美人月英，天寒地凍的日子，平兒偷穿趙三的大毯靴子，但因太大雙，一個不小心，平兒跌倒了，像球一般，從山坡滾下。王婆不但不扶起平兒，卻像「一陣風般落在平兒身上；那段好像山間的野獸要獵食小獸一般凶暴。」王婆狠狠拔下穿在平兒身上的靴子，要平兒赤著腳回家，寒冷的大地，使平兒走在雪上，好像走在火上一般不能停留。硬撐著走回家的平兒，腳凍傷了。難以再四處走動。不久，在地主的堅持下，地租漲定了。為了生計，平兒被當物件般，被王婆送去當牧羊童，多少賺些錢養家。但是，時局依然不安定，地主仍是不停地苛刻著像王婆這樣的佃農，於是，

王婆鼓勵趙三加入「鐮刀會」，準備革命。沒想到趙三反悔了，於是王婆把兒子平兒像物件般，推進革命軍，於是就開始一連串的抵擋日軍，以及逃難的生活。在王婆眼中，平兒就是一個被利用的「物件」。那兒需要「物件」，就把平兒往那兒送，從來不考慮平兒的處境和想法。畢竟，在亂世中，小孩的存在是沒地位的。

在季桂起所著的《中國小說體式的現代轉型與流變》中，提到借事抒情類的短篇小說。這種小說「不是採用直接抒情的方式，而是將敘述者的感情，較為隱蔽地包含在情節化的敘述中，這種情節化的敘述，往往由一個大致具有相對完整過程的事件來構成。<sup>95</sup>」這些敘述，正好說明了蕭紅習慣在小說中，將小孩「物件化」的理由。蕭紅二段不幸福的婚姻，以及女兒送人，和日後在重慶期間的喪子之痛，讓蕭紅以著極度敏銳而殘忍的方式，來看待孩子這樣的「物件」。蕭紅的悲傷和失望，十分隱蔽地藏孩子「物件化」的敘述背後，以至筆下的孩童，境遇多半是悲涼的，就像她本人一樣。字裡行間，流露出來的是孤寂和無助。彷彿從孩子「物件化」的遭遇，也看見了她那不被愛的孤獨童年，更彷彿看見她那為情所困，像「物件」般，四處流浪的身影。

## 第二節 母性與妊娠身體的醜化和物化

### 一、母性形象的醜化

蕭紅生於重男輕女的傳統農業社會，不論是祖母或是早逝的母親乃至後來的繼

---

95.季桂起，《中國小說體式的現代轉型與流變》，（山東大學出版社，2003、10），頁187



母，對蕭紅並不友善。年幼的蕭紅受盡了雙親的打罵與冷酷對待，即使祖母也對年幼無知的她，嚴苛到極點。這些回憶，影響了蕭紅日後的創作，在《呼蘭河傳》第三章這樣描述：

我記事很早，在我三歲的時候，我記得我的祖母用針刺過我的手指，所以我  
很不喜歡她<sup>96</sup>

這一些親情的不足和教養的缺席，讓蕭紅筆下的母親，多半像咬人的怪物一樣，令人害怕和厭惡。對於母親這角色，西蒙·波娃認為：「母性」的本能，在女人身上是不存在的。母親的態度取決於她的整體環境以及她對此的反應<sup>97</sup>。因此，母親並非人人慈愛，當環境不利於女人時，母親的慈愛母性是會消失的。這樣的理念，從蕭紅小說中的母親們，便可找到實例。綜觀蕭紅前後期的小說，對於母親的描述有底下這幾類：

### **（一）第一類：慈愛但無能**

在蕭紅的小說中，屬於這類型的母親有：

《王阿嫂之死》的王阿嫂：王阿嫂的丈夫被地主放火活活燒死，王阿嫂本人為地主做牛做馬，卻難有一餐溫飽，還時常被打罵。最後，孩子落地即夭折，王阿嫂

---

96.蕭紅著《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70

97.西蒙·波娃《第二性》，（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11月），頁474

也因營養不良，力氣耗盡而暴斃。

她的身子早被自己的血浸染著，同時在血泊裡也有一個小的、新的動物在掙扎。王阿嫂的眼睛像一個大塊的亮珠，雖然閃光而不能活動。她的嘴張得怕人，像猿猴一樣，牙齒拼命地向外突出<sup>98</sup>

這些敘述寫盡了農村貧婦的悲哀，即使想為亡夫生育下一代，也因貧困而無法達成。就連王阿嫂生前，基於一片憐憫心而收養的小孤兒，也終將回到張地主家，再受無情的虐待，從下述小孤兒的哭喊內容，可看出王阿嫂在小孤兒心中的地位：

小孩似一個被大風吹著的蝴蝶，不知方向，她驚恐的翅膀痙攣地在震動；她的眼淚在眼眶里急得和水銀似的不定形地滾轉；手在捉住自己的小辮，踱著腳、破著聲音喊：「我媽……媽怎麼了……她不說話……不會呀<sup>99</sup>！」

從上述小孤兒的哀號，可看出王阿嫂的慈愛，和深陷貧困的無能無助的悲哀！

至於《棄兒》的芹，則是敘述一個未婚懷孕的少女，因為窮困，無錢生產，朋友蓓力四處籌錢而無著落，因為繳不出房租和住院生產費，差點芹就被轉賣為妓女淪落火坑，最後賣了新生的女嬰才得以脫困。這是一個貧困而無能的母親。

《橋》小說中的黃良子，是受雇於富人家的奶媽，自己也有個幼兒名喚小良子。小良子常被主人的兒子打或是捉弄，黃良子想護也護不了。最後，在黃良子工

---

98.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 231

99.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 231

作時，小良子掉到橋下溺水死亡了。黃良子失去了愛子，無奈而悲傷的痛哭。

《生死場》的金枝是個未婚懷孕的姑娘，婚前就和成業有了肉體關係而懷孕。奉子成婚的成業和金枝，婚後因為戰亂，日本鬼子入侵中國，物價瘋狂上漲，於是飽受飢餓和生活困頓所苦。有一次，夫妻嚴重的口角爭執，於是小金枝被父親成業活活摔死了。聰明能幹一如金枝這樣的女人，在家暴中，依然是個無法保護孩子的無能母親。

至於《呼蘭河傳》中的王大姊，在婚前人人稱讚她嗓門大，做事快，身體又健康。誰娶到王大姊，誰就是幸運者。結果，王大姊未婚就懷了馮歪嘴子的孩子，被掌櫃的太太辱罵：

破了風水了，我這碾磨坊，豈是你那不乾不淨的野老婆住的地方？

馮歪嘴子，從此我不發財，我就跟你算帳；你是甚麼東西，你還算是個人嗎？

你沒有臉，你若有臉還能把個野老婆弄到大面上來，弄到人的眼皮下邊

來……你趕快給我滾蛋<sup>100</sup>

就連馮歪嘴子也這樣形容妻子王大姊：

那個人才儉省呢，過日子連一根柴草也不肯多燒。要生小孩子，多吃一個雞

蛋也不肯。看著吧，將來會發家的<sup>101</sup>

---

100.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 14

101.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 120

最後，在眾人的叫罵聲，和馮歪嘴子的讚美節儉聲中，王大姊在生了第二胎後，就因營養不良而死亡。就連第二個孩子，也因營養不良而發育遲緩。王大姊活在旁人的讚美節儉和責難中，從不為自己而活，最終，不但保護不了孩子，就連自己一條命也沒了，這又是一個無能而愚蠢的母親

## （二）第二類：喪心病狂

在小說中最喪心病狂的人，莫過於小團圓媳婦的婆婆和王婆。年僅 12 歲的小孩，就踏入婚姻的悲慘生活。才踏進夫家，就飽受婆婆的虐待。時常被打罵凌虐不說，後來因為過度身心俱疲和驚恐，而出現了奄奄一息的危險情況。為了不讓團圓媳婦死去，也怕賠了冤枉錢，於是展開了毫無人道的「跳大神」巫師治病法。小團圓媳婦一次又一次被剝光衣服，泡在滾燙的熱水中，即便痛得探出頭想逃走，也被硬壓入滾燙的熱水缸中，於是，好好一個健康的孩子，就這樣活活被燙死。這除了是守舊農村社會制度殺人之外，苛刻的婆婆不也是殺人的共犯嗎？

至於王婆，就更離譜了！當他聽聞兒子被槍殺之後，除了悲憤而服毒自殺不成外，居然把復仇大任丟給早已被王婆拋棄多年的女兒來完成。苦尋母親多年的女兒，居然也樂得接下這份工作，當然，這女兒最後仍死於日本人的槍桿子下。王婆對於孩子的死，遠不如對麥粒的重視，在《生死場》裡，目睹孩子跌進鐵犁，喉管切斷時，有這樣的敘述：

啊呀！…… 我把她丟到草堆上，血盡是向草堆流呀！她的小手顫顫著，血在冒著氣，從鼻子流出，從嘴也流出，好像喉管被切斷了。……孩子死，不

算一回事，你們以為我會暴跳著哭吧？我會號叫吧？起先我心也覺得發顫，

可是我一看見麥田在我眼前時，我一點兒都不後悔，我一滴眼淚都沒淌下<sup>102</sup>

這是出自王婆口中，孩子不如麥田值錢的荒謬理論。可是，王婆眼中，對女兒如此無情，對於兒子的死，她卻難過的服毒自殺，真是重男輕女到了極致。

### 一、生產的醜化和物化

在傳統中國社會中，母親的角色往往是慈愛而且無怨無悔的。但是在蕭紅破碎的家庭折磨下，母親的角色往往是無能的，甚至是加害者，顛覆了傳統對母親的美好形象。在這樣的心理因素下，當蕭紅描寫產婦的生產，當然也是極度悲慘和痛苦，更甚者，蕭紅喜歡在寫完豬呀，狗呀等等畜生的輕鬆生產之後，緊接著寫產婦的垂死生產，相較之下往往讓人產生人不如畜生的感慨。

在《王阿嫂之死》中，蕭紅以猴子來形容過度營養不良而慘死的王阿嫂：

王阿嫂的眼睛像一個大塊的亮珠，雖然閃光而不能活動。她的嘴張得怕人，

像猿猴一樣，牙齒拼命地向外突出<sup>103</sup>

---

102.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5

103.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231

在《生死場》中，這樣形容豬狗的生產：

房後草堆上，狗在那裏生產。大狗四肢在顫動，全身抖擻著。經過一個長時間，小狗生出來。暖和的季節，全村忙著生產。大豬帶著成群的小豬，喳喳地跑過，也有的母豬肚子那樣大，走路時快要接觸著地面，它多數的乳房有甚麼在充實起來<sup>104</sup>

在那時五姑姑的姊姊也生產了，情況卻是悲慘的：

可是罪惡的孩子，總不能生產，鬧著夜半過去、外面雞叫的時候，女人忽然苦痛得臉色灰白，臉色轉黃，全家人不能安定。為她開始預備葬衣，在恐怖的燭光裡，四下翻尋衣裳，全家為了死的黑影所騷動<sup>105</sup>

即使女人生產瀕臨死亡的威脅她的男人卻是鬧著酒瘋，吼叫著：

快給我的！靴子……裝死嗎？我看你還裝不裝死？

殘酷的男人用長煙袋投向難產的妻子，用大水盆裝水潑向瀕死的妻子，而可憐的女人竟是嚇得不敢說話：

---

104.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 20

105.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 21

大肚子的女人仍漲著肚皮，帶著滿身冷水無言地坐在那裏。她幾乎一動不敢動，她彷彿是在父權下的孩子一般怕著她的男人。……

一點兒聲音不許她哼叫，受罪的女人身邊若有洞，她將跳進去；身邊若有毒藥，她將吞下去。她仇視著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她願意把自己的腳弄斷，宛如進了蒸籠，全身將被熱力所撕碎一般呀<sup>106</sup>

短短一些敘述，道盡了生產的悲痛和絕望。相較於豬狗等畜生的生育的容易，不禁令人感嘆人不如畜生。當然故事中五姑姑的姊姊，拚死生產的孩子，落地即亡，連叫一聲的機會都沒有，這真是人間慘劇呀！這些痛苦的生產描述，是蕭紅困居在哈爾濱那段時期，痛苦生產經驗的投射。懷孕、生產都是蕭紅身為女人最大的痛苦和夢魘，因為她的生產從沒一次是愉快而幸福的。在這種情形下，悲涼的情境當然就時時出現在蕭紅的作品中。

---

106.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 21

## 第五章 結論

蕭紅在《呼蘭河傳》裡這樣描述底層的人們：

他們看不見甚麼是光明的，甚至根本也不知道，就像太陽照在瞎子的頭上了，瞎子也看不見太陽，但瞎子卻感到實在是溫暖了。他們是這類人，他們不知道光明在哪裡，可是他們實實在在地感得到寒涼就在他們的身上，他們擊退了寒涼，因此而來了悲哀<sup>107</sup>

這些敘述雖然是描述底層人們的生活，卻也是蕭紅筆下女人命運的寫照。女人像是看不見陽光的瞎子，即使陽光是溫暖的，然而多舛的命運卻令女人時時感到寒涼。縱使想掙扎著跳脫困境，然而社會傳統的價值觀和封建思想，卻如流沙般，讓女人越陷越深。在林幸謙《蕭紅早期小說中的女體書寫與隱喻》和《身體符號/物種擬態書寫-蕭紅文本的女體/母體寓言》這兩篇論文中，認為蕭紅小說中的女性和小孩，大多都被用擬物化的方式來彰顯苦難的處境，這樣的論點，確實是一針見血地點出女性苦難敘述的特殊藝術手法。然而筆者認為這樣的物種擬態說法，其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並非蕭紅作品所要表達的真正意涵。

物種擬態的寫法，是蕭紅用來凸顯女性苦難的工具，她的最終目標是希望喚醒女權，希望大家能正視女人的存在，這是一種女性意識的抬頭。只有女性的自我覺醒，才知道女性千百年來身受的苦難。

---

107 蕭紅，《蕭紅大全集》，（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頁 60



在葛浩文《蕭紅新傳》中提到：

所謂的「新秩序」至少在理論上是提倡「男女平等」，這張招牌無可否認的具有相當吸引力。尤其大都市中，年輕的一代都在尋找著新的「模式」。蕭紅就是這一代為了所謂「現代化」不惜付出任何代價的一大部分人中的典型人物。<sup>108</sup>

由葛浩文這一席話看出蕭紅深受「男女平等」觀念的影響。本著「男女平等」的觀念，來審視傳統社會的女人。因為女性意識的覺醒，當然會覺得女人千百年來，像動物一樣安順、服從而卑微的生活，是多麼悲慘。因此，蕭紅用物種擬態的方式，間接地伸張女性意識。這樣的觀點，正好吻合了西蒙·波娃的名言：「一個人之為女人，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形成的。沒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經濟上的定命，能決斷女人在社會中的地位；而是人類文化的整體，產生出這居間於男性和太監中的所謂女性。唯獨因為有旁人插入干涉，一個人才會成為他者。」<sup>109</sup>

蕭紅用她敏銳而易受創的眼光，冷看人世間的「生」和「死」。她看透女人因經濟的弱勢，以及基本人權被漠視而導致的悲劇宿命；她更為飽受婚姻束縛和傷害的女人抱不平。蕭紅透視人心的文筆是冷酷的，但內容和物種擬態隱喻式的寫法，所引起的感動和震撼，卻是大江大河般，直奔讀者心靈。特別是女性的苦難，更是

---

108 葛浩文，《蕭紅新傳》，（香港：三聯書店，1989），頁 121

109. 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8年2月），頁 105

栩栩如生地在眼前控訴一般。這樣一生漂泊，追尋愛又被愛拋棄的蕭紅，從小說中，寫盡了她悲苦的一生。與其說看蕭紅的小說不如說是在看蕭紅的回憶錄。這樣一位文采豐富又敏銳的女性作家，堪稱是文壇的女中豪傑！



## 參考書目

### 一、蕭紅作品集

- 1.伍仁編選，《中國二十世紀散文精品—蕭紅卷》，西安：太白文藝出版社 1996 年
- 2.肖風編，《蕭紅散文選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2。
- 3.李濤，《蕭紅蕭軍文集：蕭紅卷》，成都：天地出版社 1995 年
- 4.杜一白、張毓茂，《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蕭紅》台北：海風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3 年 2 月
- 5.周鵬飛，《中國現代小說精品—蕭紅》，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 6.胡風，《蕭紅全集》，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8 年 10 月
- 7.張軍、瓊熙編，《蕭紅散文全集》，鄭州：中原農民出版社 1996 年
- 8.張毓茂、閻志宏編《蕭紅文集》，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7 年
- 9.張雪姦編選 盧秀娜主編，《眾花深處—二十世紀華文女性作家小說選》，台北：正中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 7 月
- 10.邢富君，《蕭紅代表作》，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 11.尚海思編選，《蕭紅小說：朦朧的期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 12.范橋、盧今，《蕭紅散文》，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93 年
- 13.陳紹偉，《一個叛逆女性的心聲：蕭紅詩簡析》，重慶：重慶出版社 1988 年
- 14.傅光明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名著叢書—蕭紅》，西安：太白文藝社，1997 年

- 15.葛浩文，《蕭紅的商市街》，臺北：林白出版社，1987。
- 16.蕭紅，《小城三月》，台北：中流出版社 1980 年
- 17.蕭紅，《蕭紅選集》，香港：文學史料研究會 1980 年
- 18.蕭紅，《馬伯樂》，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9 月
- 19.蕭紅，《蕭紅短篇小說集》，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 20.蕭紅，《生死場》，上海：上海容光書局 1985 年 11 月
- 21.蕭紅，《呼蘭河傳》，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 1988 年 1 月
- 22.蕭紅，《現代名家選集—蕭紅》，廣州：廣州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
- 23.蕭紅，《蕭紅小說全編》，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 1995 年
- 24.蕭紅，《蕭紅小說全集》，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 1996 年
- 25.蕭紅著、錫慶選編，《蕭紅氛圍小說》，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6 年
- 26.蕭紅著、劉慧英編《.中國現代文學百家—蕭紅》，北京：華夏出版社 1997 年 1 月
- 27.蕭紅，《蕭紅全集》，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
- 28.蕭紅，《呼蘭河傳》，台北：里仁書局 1998 年 11 月
- 29.蕭紅，《商市街》，北京：中國戲劇 2001 年
- 30.蕭紅，《呼蘭河傳》，台北：普天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
- 31.蕭紅，《蕭紅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 1996 年
- 32.蕭紅，《一代才女的艱辛跋涉：蕭紅小說全集》，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6 年

33. 蕭鳳，《蕭紅散文選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2004 年 8 月
34. 蕭紅著、葛浩文英譯《染布匠的女兒：蕭紅短篇小說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5 年
35. 蕭紅，《小城三月》，臺北：中流出版社，1980。
36. 蕭紅，《商市街》，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
37. 蕭紅，《蕭紅全集》，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1。
38. 謝霜天，《夢迴呼蘭河》，台北：爾雅出版社 1983 年

## 二、相關傳記

1. 丁言昭，《愛路跋涉—蕭紅傳》，台北：業強出版社 1991 年
2. 丁言昭，《蕭紅新傳》，台北：新潮社 1996 年
3. 丁言昭，《蕭蕭落紅情依依：蕭紅的情與愛》，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 1995 年
4. 王觀泉，《懷念蕭紅》，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2 月
5. 王述，《蕭紅》，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 1982 年 5 月
6. 王小妮，《人鳥低飛：蕭紅流離的一生》，長春：長春出版社 1995 年
7. 汪凌，《蕭紅：寂寞而飄零四方》，鄭州：大象出版社 2004 年
8. 李達軒，《蕭紅之死》，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 1987 年
9. 季紅真，《蕭紅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0。
10. 秋石，《蕭紅與蕭軍》，上海：學林出版社 1999 年

- 11.周錦，《論「呼蘭河傳」》，台北：成文出版社 1980 年 7 月
- 12.范銘如，《蕭紅》，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 5 月
- 13.曹革成，《跋涉生死場的女人：蕭紅》，北京：華藝出版社 2002 年
- 14.梁晴，《蕭紅》，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 1999 年
- 15.葛浩文，《蕭紅新傳》，香港：三聯書店，1989。
- 16.鄭繼宗，《蕭紅評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0 年 6 月
- 17.蕭鳳，《蕭紅、蕭軍》，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5 年
- 18.駱賓基，《蕭紅小傳》，上海：建文書店 1947 年
- 19.葛浩文，《蕭紅評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1980 年
- 20.蕭鳳，《蕭紅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1980 年
- 21.聯合編輯，《蕭紅傳記資料》，上海：上海師大圖書館 1986 年
- 22.葛浩文，《蕭紅新傳》，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 1989 年
- 23.傅滔，《蕭紅新傳：蕭蕭落紅情依依》，青海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 24.蕭軍，《蕭紅與蕭軍 蕭軍與王德芬》，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 1993 年
- 25.廬湘，《蕭軍蕭紅外傳》，長春：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 1986 年
- 26.駱賓基，《蕭紅小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

### 三、專書

- 1.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滙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
- 2.王又平《新時期文學轉型中的小說創作潮流》，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武漢

- 3.王光東，《民間理念與當代情感：中國現當代文學解讀》，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 4.王哲甫，《中國新文學運動史》，香港遠東圖書公司，1967、5
- 5.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2。
- 6.王德威，《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臺北：麥田出版社，1993。
- 7.王德威，《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社，1998。
- 8.王曉明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上海：東方出版社，1997。
- 9.艾曉明，《中國左翼文學思潮探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 10.西蒙·波娃《第二性》，貓頭鷹出版社，2000年11月
- 11.呂正惠，《文學的後設思考：當代文學理論家》，臺北：正中書局，1991。
- 12.李小江等主編，《性別中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
- 13.李治亭主編，《東北通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 14.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臺北：麥田出版社，1996。
- 15.沈從文，《沈從文文集》，香港、香港三聯出版，1985
- 16.沈衛威，《東北流亡作家文學史論》，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8
- 17.周陽山，《五四與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國現代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公司，1985。
- 18.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1993，9

- 19.季桂起，《中國小說體式的現代轉型與流變》，山東大學出版社，2003、10
- 20.林丹姪，《當代中國女性文學史論》，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2003 年 3 月
- 21.金健人，《小說結構美學》，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
- 22.金耀基，《中國社會與文化》，香港：牛津出版社，1992。
- 23.柯慶明，《現代中國文學批評述論》，臺北：大安出版社，1992。
- 24.皇甫曉濤，《蕭紅現象：兼談中國現代文化思想的幾個困惑點》，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 25.唐弢，《中國現代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 26.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香港：友聯出版社，1979。
- 27.孫中田，《銬鐐下的謬思—東北淪陷區文學史綱》，長春：吉林出版社，1999。
- 28.逢增玉，《黑土地文化與東北作家群》，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 29.張中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國小說敘事》，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4。
- 30.張中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小說敘事》，台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4，  
民 93
- 31.張健主編，《小說理論與作品評析》，臺北：文津出版社，2003。
- 32.梅家玲，《性別論述與臺灣小說》，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
33. 陳潔儀，《現實與象徵：蕭紅「自我」、「女性」、「作家」的身份探尋》，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5 年
- 34.莊吉發，《薩滿信仰的歷史考察》，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



- 35 陳見微選編，《東北民俗資料薈萃》，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 36.陳思和，《中國現當代文學名篇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 37.黃曉娟，《雪中芭蕉：蕭紅創作論》，北京：中央編譯 2003 年
- 38.黃曉娟，《雪中芭蕉：蕭紅創作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 39.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 11 月
- 40.劉乃慈，《第二/現代性：五四女性小說研究》，台灣學生書局，2004、9
- 41.鐵峰，《蕭紅文學之路》，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 1991 年
- 42.哈爾濱師範大學北方論叢編輯部，《蕭紅研究》，哈爾濱：哈爾濱師範大學 1983 年
- 43.呼蘭河蕭紅研究會，《蕭紅研究：電子資源》，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 2004 年
- 44.皇甫曉濤，《蕭紅現象：兼談中國現代文化思想的幾個困惑點》，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 45.嚴明.樊琪合著《中國女性文學的傳統》，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6
- 46.鐵鋒，《蕭紅文學之路》，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1。
- 47.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8 年 2 月

#### 四、期刊論文

- 1、明洪慧，〈淺論蕭紅對女性生存境遇之關注〉，《作家雜誌 Writer Magazine 2011 No.7》  
頁 22-23
- 2、鄭春鳳，〈失掉了愛的心板：蕭紅筆下的受難女性形象分析〉，《吉林師範大學學  
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9 年 7 月》，頁 62-66

- 3、閻順玲，侯琰婕，〈淪陷區女性文學論析：論東北淪陷區女作家的創作〉，《哈爾濱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11 年第 4 期》，頁 76-83
- 4、卓昕〈淺論《呼蘭河傳》中醜陋母性的展現〉，《井岡山醫專學報第 16 卷第 4 期》，頁 79-80
- 5、王學謙、劉森，〈母親神話的解構：論蕭紅對母親形象的書寫〉，《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第 11 卷第 4 期》，頁 67-71。
- 6、鄭春鳳，〈女性身體的祛魅：對蕭紅的嘗試性閱讀〉，《山西財經大學學報 2011 年 11 月》，頁 232-236
- 7、陳曉潤，〈你往何處去？—從女性主義角度解讀蕭紅〉，《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 11 卷第 3 期 2011 年 9 月》，頁 26-30
- 8、胡辛 何靜〈別樣視野的身體寫作：蕭紅筆下女人的生死場〉，《江西社會科學 2011 年 11 期》，頁 109-114
- 9、林幸謙，〈蕭紅文本的女體/母體寓言〉，《南開學報，2004 年第 2 期》，頁 70-79
- 10.何娟，〈恨是女兒身：淺析蕭紅筆下的女性形象與女性意識〉，《青年文學家》，頁 48
- 11、王曉明，〈在語言的挑戰面前〉，《當代作家評論》第 5 期（1986），頁 121-132。
- 12、王德威，〈「有情」的歷史—抒情傳統與中國文學現代性〉，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33 期(2008.9)，頁 77-137。
- 13、王瑤，〈中國現代文學與古典文學的歷史聯繫〉，《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

學版) 5 期 (1986) 頁 1-14。

14、李向輝，〈批評的批評：蕭紅研究回顧〉，《蘭州大學學報》第 28 期(2000)頁 133-139。

15、杜秀華，〈一部以背景為主角的小說—兼談《呼蘭河傳》對中國現代小說的貢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 4 期，1986，頁 91-109。

16、何寄澎，〈鄉土與女性—蕭紅筆下永遠的關懷〉，中外文學第 21 卷第 3 期(1992.8)，頁 4-27。

17、李陶，〈論蕭紅的女性悲劇意識〉，《現代文學研究》，第三期，2012，頁 101-103

18、林幸謙，〈蕭紅小說的妊娠母體和病體銘刻—女性敘述與怪誕現實主義書寫〉，《清華學報》第 31 卷第 3 期(2001.9)，頁 301-337。

19、姜穆，〈論蕭紅及其作品下〉《文藝月刊》182 期 (198408)，頁 31-38。

20、姜穆，〈論蕭紅及其作品中〉《文藝月刊》181 期 (198407)，頁 26-37。

21、姜穆，〈論蕭紅及其作品上〉《文藝月刊》180 期 (198406)，頁 19-29。

22、秦林方，〈論蕭紅的創作道路—從題材說起〉，《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第 4 期 (1990)，頁 95-103。

23、郝譽翔，〈現代小說的返「鄉」之路—從 1930 年前後的上海再出發〉，《成大中文學報》22 期(2008.10)，頁 95-120。

24、陳潔儀，〈論蕭紅《馬伯樂》對「抗戰文藝」的消解方式〉，《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 2 期 (1990)，頁 80-90。

- 25、陳潔儀，〈「跳大神」與「道德懲治」的結合：論蕭紅《呼蘭河傳》中「小團圓媳婦」的女性命運〉，《中山人文學報》(2002.4)，頁 111-123。
- 26、陳潔儀，〈論蕭紅《商市街》四個重要的空間意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 期 (1998.06)，頁 124-134。
- 27、陳德錦，〈中國現代鄉土散文初探〉，《新亞學報》18 卷 (1997.07)，頁 357-372。
- 程均，〈試論氛圍小說〉，《南京師大學報》第一期(1984)，頁 62-67。
- 28、閻志宏，〈蕭紅和中國現代小說散文化〉，《社會科學輯刊》第 2 期 (1991)，頁 134-138。
- 29、譚桂林，〈論蕭紅創作中的童年母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 1 期(1994)，頁 74-79。
- 30、劉恆興(女子豈應關大計？：論蕭紅文本性別與國族意識之關涉)，《文化研究》第 7 期 (200812)，頁 7-44。
- 31、楊淑雯，〈蕭紅小說的美學風格〉《輔大中研所學刊》第 3 期 (199406)，頁 315-334。
- 32、葛浩文，〈蕭紅的短篇小說〉《聯合文學》3 卷 9 期總號 33 (198707) 頁 176-177。
- 33、趙影，〈從《生死場》看蕭紅的女性意識〉，《合肥學院學報》，2011 年 9 月
- 34、張曉晶，〈論蕭紅鄉土小說的悲劇意蘊〉，《吉林建築工程學苑學報》，第 28 卷第 6 期，2011 年 12 月。
- 35、何冬梅，〈精神生態視域下的蕭紅小說女性形象〉，《大連海事大學學報》，第

12 卷第 3 期，2013 年 6 月。）

## 五、學位論文

1. 吳沛純，《從蕭紅與張愛玲作品看時代變遷中的中國女性》，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7。
2. 李婉玲，《漂流的後花園游離的呼蘭河－論蕭紅作品裡的空間意象群》，臺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碩士論文，2006。
3. 莊秀華，《蕭紅《呼蘭河傳》研究》，臺北：銘傳大學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08。
4. 許翼麟，《蕭紅《呼蘭河傳》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5. 陳金梅，《論蕭紅的感情世界》，新竹：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06。
6. 陳信銘，《《呼蘭河傳》城民的群體與存在性格分析》，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7. 陳弈靜，《蕭紅《呼蘭河傳》研究\_以敘事類型與母體意識為核心》，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8。
8. 張正昀，《蕭紅故鄉書寫的抒情特質》，臺北：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111。
9. 楊淑雯，《蕭紅小說研究》，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

10.劉文鈞，《蕭紅小說中的女性角色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學位論文，2006。

11.魏美玲，《大陸農村小說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

## 六、網路資源

[http://cnki50.csis.com.tw/kns50/single\\_index.aspx](http://cnki50.csis.com.tw/kns50/single_index.aspx) 中國知識資源總庫—CNKI 系列數據庫，

2014、5



## 附錄一

蕭紅大事記：

1911 年 6 月 1 日（陰曆 5 月 5 日端午節）蕭紅出生在一個地主家裡

1917 年 祖母過世

1919 年 母親過世

1925 年 進入本縣第一女子高小讀書

1927 年 8 月 進入哈爾濱市東省特別區立第一女子中學讀書對美術和文學發生興趣

1928 年 11 月 參加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修建吉敦鐵路的示威遊行受父親和孔繁書校長反對，被取消學籍，返回故鄉

1930 年初 祖父去世。中學畢業後，不辭而別，秘密離家，隨男友陸振舜到北京讀書失去唯一的保護人，憤而離家，開始飄泊的生活

1931 年 偕男友赴北京，是年九一八事變爆發

1932 年 獨自返回哈爾濱 後與汪恩甲在東興旅館同居，卻遭拋棄

1932 年秋 結識蕭軍，並同居（1932 年夏～1934 年 5 月，二蕭於哈爾濱生活）此後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

1932 年冬 蕭紅進哈爾濱市立第一醫院生孩子，生了一個女孩

1933 年 10 月 出版小說集《跋涉》 包括蕭紅的五篇短篇小說：〈王阿嫂的死〉、〈廣告副手〉、〈小黑狗〉、〈看風箏〉、〈夜風〉 和蕭軍的六篇短篇小說

1934 年初夏 蕭紅與蕭軍由東北流亡到青島 此時期完成中篇小說《生死場》

1934 年 10 月初 二蕭開始給魯迅寫信

1934 年 10 月底 二蕭倉促離開青島，流亡至上海

1934 年 11 月 30 日蕭軍、蕭紅在內山書店第一次與魯迅會面

1935 年 12 月 《生死場》出版

1936 年夏 蕭紅隻身東渡日本，寫出短篇小說〈王四的故事〉、〈紅的果園〉、〈牛車上〉以及散文〈孤獨的生活〉與〈家族以外的人〉7 月 15 日在魯迅家的錢行家宴，成了蕭紅與魯迅的永訣

1936 年 8 月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散文集《商市街》，共 41 篇，是她與蕭軍在哈爾濱生活的實錄

1936 年 10 月 19 日 魯迅過世 為此，寫出散文〈海外的悲悼〉

1936 年 11 月 出版散文、短篇小說合集《橋》

1937 年 1 月 蕭紅從東京啟程，返回祖國

1937 年 4 月 隻身北上

1937 年 5 月 12 日接到蕭軍「身體欠佳」的信後，又立即離京返滬

1937 年 5 月 出版在日本創作的散文、短篇小說合集《牛車上》

1937 年 7 月 7 日 抗日戰爭爆發

1937 年 8 月 13 日八一三事變爆發 寫出了散文〈失眠之夜〉、〈天空的點綴〉

1937 年 10 月 與蕭軍等人撤退到武漢 在武漢與胡風、蕭軍、端木蕻良等人一起創



辦了《七月》，寫作了〈小生命和戰士〉、〈火線外（二章）〉、〈一條鐵路的完成〉、〈一九二九年的愚昧〉，以及唯一一篇評論性的文章〈大地的女兒與動亂時代〉。

1938年1月 蕭紅與蕭軍、端木蕻良等人應李公樸先生之邀到山西臨汾，在「民族革命大學」任教寫作了散文〈記鹿地夫婦〉

1938年2月 民族革命大學撤退，蕭紅隨同丁玲率領的「西北戰地服務團」去了西安在火車上，蕭紅與賽克、端木蕻良、聶紺弩合作，創作了抗日鬥爭的話劇劇本《突擊》

1938年3月16日《突擊》在西安易俗社演出

1938年3月26日重慶《新華日報》刊登了西北戰地服務團以及蕭紅等人在西安活動的情況

1938年初夏 蕭軍與蕭紅分手，蕭紅後與端木蕻良回到武漢，並舉行了婚禮返回武漢後，寫作了散文〈無題〉、〈寄東北流亡者〉，短篇小說〈黃河〉、〈汾河的圓月〉

1938年9月 蕭紅撤離武漢西行至重慶 寫作了散文：〈魯迅先生記（一）〉、〈魯迅先生記（二）〉、〈回憶魯迅先生〉、〈我之讀世界語〉、〈牙粉醫病法〉、〈滑竿〉、〈林小二〉、〈長安寺〉、〈放火者〉、〈花狗〉、〈茶食店〉，

以及短篇小說：〈朦朧的期待〉、〈孩子的講演〉、〈逃難〉、〈曠野的呼喊〉、〈黃河〉、〈蓮花池〉、〈山下〉等作品

1940年 出版在重慶創作的短篇小說合集《朦朧的期待》

1940年1月17日蕭紅與端木蕻良從重慶到香港。在香港期間，蕭紅除去參加香港

文化界紀念魯迅先生六十歲誕辰的活動，並撰寫了啞劇劇本《民族魂魯迅》。這段在香港期間，她也創作了二篇長篇小說：《呼蘭河傳》和《馬伯樂》，一篇中篇小說《小城三月》，和散文〈給流亡異地的東北同胞書〉、〈九一八致弟弟書〉，短篇小說：〈北中國〉等

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了香港和九龍蕭紅先後流落在九龍、香港聯合道七號周鯨文家、雪廠街思豪酒店、斯丹利街時代書店宿舍

1941 年 12 月 18 日日軍登陸

1941 年 12 月 23 日蕭紅再度入院

1941 年 12 月 25 日香港宣布向日軍投降 蕭紅先後被送入養和醫

院、一所法國病院（瑪麗 138 醫院）和聖士提凡女校改成的臨時醫院（香港紅十字會）

1942 年 1 月 13 日因喉瘤開刀（在養和醫院）

1942 年 1 月 22 日因喉嚨發炎不治去世

1942 年 1 月 24 日葬於淺水灣

1946 年 《曠野的呼喊》出版

1957 年 8 月 3 日 骨灰遷葬廣州

1958 年 12 月 《蕭紅選集》出版

資料來源出自鐵峰：〈蕭紅年譜〉，《蕭紅全集》（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1 年 5 月），頁 1316-1338。

## 附錄二

蕭紅作品繫年：（依發表時間排序）

1932 年 7 月 組詩：〈春曲〉 哈爾濱《國際協報》副刊

1933 年 5 月 6~17 日 散文：〈棄兒〉 長春《大同報》副刊《大同俱樂部》

1933 年 5 月 21 日 小說：〈王阿嫂的死〉 收入《跋涉》2 集

1933 年 6 月 30 日 小說：〈看風箏〉 《哈爾濱公報》副刊《公田》

1933 年 7 月 18 日 小說：〈腿上的繃帶〉 長春《大同報》副刊《大同俱樂部》

1933 年 8 月 4 日 小說：〈太太與西瓜〉 長春《大同報》副刊《大同俱樂部》

1933 年 8 月 6 日 小說：〈兩個青蛙〉 長春《大同報》周刊《夜哨》創刊號

1933 年 8 月 13 日 散文：〈小黑狗〉 詩：〈八月天〉 長春《大同報》周刊《夜哨》  
第 1 期

1933 年 8 月 27 日 9 月 3 日 小說：〈啞老人〉 長春《大同報》周刊《夜哨》第 3、  
4 期

1933 年 9 月 散文：〈廣告副手〉 收入《跋涉》集

1933 年 9 月 24 日 10 月 1、8 日 小說：〈夜風〉 長春《大同報》周刊《夜哨》第  
6、7、8 期

1933 年 10 月 15 日 小說：〈葉子〉 長春《大同報》周刊《夜哨》第 9 期

1933 年 10 月 29 日 散文：〈中秋節〉 長春《大同報》周刊《夜哨》第 11 期

1933 年 11 月 5、12 日 小說：〈清晨的馬路上〉 長春《大同報》周刊《夜哨》第 12、

13 期

1933 年 11 月 26 日 小說：〈渺茫中〉 長春《大同報》周刊《夜哨》第 14 期

1933 年 12 月 17、24 日 小說：〈煩擾的一天〉 長春《大同報》周刊《夜哨》第 17、18 期

1933 年 12 月 27 日 散文：〈破落之街〉 哈爾濱《國際協報》副刊

1933 年 10 月出版小說散文集：《跋涉》 三郎（蕭軍的筆名）的作品：〈桃色的線〉、〈燭心〉、〈孤雛〉、〈這是常有的事〉、〈瘋人〉、〈下等人〉 悄吟（蕭紅的筆名）的作品：〈春曲〉、〈王阿嫂的死〉、〈廣告副手〉、〈小黑狗〉、〈看風箏〉、〈夜風〉

1934 年 3 月 6、7 日 散文：〈夏夜〉 哈爾濱《國際協報》副刊《國際公園》

1934 年 3 月 8 日～5 月 3 日 小說：〈患難中〉 哈爾濱《國際協報》周刊《文藝》第 6～13 期

1934 年 3 月 10、11 日 小說：〈離去〉 哈爾濱《國際協報》副刊《國際公園》

1934 年 3 月 20 日 小說：〈出嫁〉 哈爾濱《國際協報》副刊《國際公園》

1934 年 3 月 30、31 日 散文：〈蹲在洋車上〉 哈爾濱《國際協報》副刊《國際公園》

1934 年 4 月 20 日～5 月 17 日 小說：〈麥場〉 哈爾濱《國際協報》副刊《國際公園》

1934 年 5 月 27 日 詩：〈幻覺〉 哈爾濱《國際協報》副刊《國際公園》

1934 年 6 月 21、28 日 散文：〈鍍金的學說〉 哈爾濱《國際協報》周刊《文藝》第 20、21 期

- 1935 年 3 月 5 日 小說：〈小六〉 上海《太白》第 1 卷第 12 期
- 1935 年 6 月 1 日 散文：〈餓〉 上海《文學》第 4 卷第 6 號
- 1935 年 7 月 28 日 散文：〈祖父死了的時候〉 長春《大同報》副刊《大同俱樂部》
- 1935 年 8 月 5 日 小說：〈三個無聊的人〉 上海《太白》第 2 卷第 10 期
- 1935 年 12 月出版中篇小說集：《生死場》為「奴隸叢書之三」，假容光書局名義，在上海自費印刷出版。書前有魯迅寫的〈序〉文，書後附有胡風寫的〈讀後記〉。
- 時間不詳 散文：〈初冬〉 上海《生活知識》第 1 卷第 7 期
- 1936 年 1 月 20 日 散文：〈訪問〉 上海《海燕》元月號
- 1936 年 2 月 20 日 散文：〈過夜〉 上海《海燕》2 月號
- 1936 年 2 月 散文：〈家庭教師〉 上海《中學生》第 62 號
- 1936 年 4 月 15 日 小說：〈手〉 上海《作家》創刊號
- 1936 年 4 月 散文：〈同命運的小魚〉 上海《中學生》第 64 號
- 1936 年 4 月 10 日 小說：〈索非亞的愁苦〉《大公報》第 1234 期《文藝》副刊
- 1936 年 5 月 15 日 小說：〈馬房之夜〉 上海《作家》第 1 卷第 2 號
- 1936 年 5 月 隨筆三篇：〈春意掛上了樹梢〉、〈公園〉、〈夏夜〉 上海《中學生》第 65 號
- 1936 年 6 月 隨筆三篇：〈冊子〉、〈劇團〉、〈白面孔〉 上海《中學生》第 66 號
- 1936 年 7 月 1 日 散文：〈歐羅巴旅館〉 上海《文季月刊》第 1 卷第 2 號
- 1936 年 8 月 1 日 隨筆兩篇：〈十三天〉、〈最後的一星期〉 上海《文季月刊》第 1 卷

第3號

1936年9月5日 散文：〈孤獨的生活〉 上海《中流》創刊號

1936年9月15日 小說：〈紅的果園〉 上海《作家》第1卷第6號

1936年9月20日 小說：〈王四的故事〉 上海《中流》第1卷第2期

1936年10月1日 小說：〈牛車上〉 上海《文季月刊》第1卷第5期

1936年10月15日~11月15日 小說：〈家族以外的人〉 上海《作家》第2卷第1、2號

1936年10月29、30日 隨筆：〈女子裝飾的心理〉 上海《大滬晚報》

1936年11月5日 書信：〈海外的悲悼〉 上海《中流》第1卷第5期

1936年11月16日 小說：〈亞麗〉 上海《大滬晚報》

1936年8月出版散文集：《商市街》為「文學叢刊」第2集第12本，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目次為：〈歐羅巴旅館〉、〈雪天〉、〈他去追求職業〉、〈家庭教師〉、〈來客〉、〈提籃者〉、〈餓〉、〈搬家〉、〈最後一塊木料〉、〈黑列巴和白鹽〉、〈度日〉、〈飛雪〉、〈他的上唇掛霜了〉、〈當舖〉、〈借〉、〈買皮帽〉、〈廣告員的夢想〉、〈新識〉、〈牽牛房〉、〈十元鈔票〉、〈同命運的小魚〉、〈幾個歡樂的日子〉、〈女教師〉、〈春意掛上了樹梢〉、〈小偷車夫和老頭〉、〈公園〉、〈夏夜〉、〈家庭教師是強盜〉、〈冊子〉、〈劇團〉、〈白面孔〉、〈又是冬天〉、〈門前的黑影〉、〈決意〉、〈一個南方來的姑娘〉、〈生人〉、〈又是春天〉、〈患病〉、〈十三天〉、〈拍賣家具〉、〈最後的一星期〉、〈讀後記〉（郎華）

1936 年 11 月出版短篇小說散文集：《橋》為「文學叢刊」第 3 集第 12 本，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目次為：〈小六〉、〈煩擾的一天〉、〈橋〉、〈夏夜〉、〈過夜〉、〈破落之街〉、〈訪問〉、〈離去〉、〈索非亞的愁苦〉、〈蹲在洋車上〉、〈初冬〉、〈三個無聊的人〉、〈手〉

1937 年 1 月 10 日 散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上海《報告》第 1 卷第 1 期

1937 年 3 月 15 日 組詩：〈沙粒〉 上海《文叢》第 1 卷第 1 號

1937 年 4 月 10 日 散文：〈感情的碎片〉 上海《好文章》第 7 期

1937 年 4 月 23 日 詩：〈拜墓〉 上海《大公報》副刊第 327 期《文藝》

1937 年 5 月 10 日 散文：〈兩個朋友〉 上海《新少年》第 3 卷第 9 期

1937 年 8 月 1 日 詩：〈一粒土泥〉 載於金劍嘯的長詩《興安嶺風雪》一書中

1937 年 8 月 5 日 書信：〈來信〉 上海《中流》第 2 卷第 10 期

1937 年 10 月 16 日 散文：〈天空的點武漢《七月》第 1 卷第 1 期綴〉、〈失眠之夜〉、〈在東京〉

1937 年 11 月 1 日 散文：〈火線外二章：窗邊、小生命和戰士〉武漢《七月》第 1 卷第 2 期

1937 年 12 月 1 日 散文：〈一條鐵路的完成〉武漢《七月》第 1 卷第 4 期

1937 年 12 月 16 日 散文：〈一九二九底愚昧〉武漢《七月》第 1 卷第 5 期

1937 年 5 月出版短篇小說集：《牛車上》為「文學叢刊」第 5 集第 5 本，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目次為：〈牛車上〉、〈家族以外的人〉、〈紅的果園〉、〈孤獨的

生活〉、〈王四的故事〉

1938 年 1 月 16 日 散文：〈《大地的女兒》與《動亂時代》〉武漢《七月》第 2 集第 2 期

1938 年 4 月 1 日 劇本：《突擊》（塞克、蕭紅、端木蕻良、聶紺弩合著）武漢《七月》第 2 集第 12 期

1938 年 5 月 1 日 散文：〈記鹿地夫妻〉《文藝陣地》第 1 卷第 2 號

1938 年 5 月 16 日 散文：〈無題〉武漢《七月》第 3 集第 2 期

1938 年 8 月 26 日 小說：〈汾河的圓月〉漢口《大公報》副刊《戰線》第 177 號

1938 年 9 月 18 日 書信：〈寄東北流亡者〉漢口《大公報》副刊《戰地》第 191 號

1938 年 11 月 18 日 小說：〈朦朧的期待〉重慶《文摘戰時旬刊》第 36 期

1938 年 12 月 29 日 雜感：〈我之讀世界語〉重慶《新華日報》

1939 年 1 月 小說：〈逃難〉《文摘》「戰時旬刊」第 41、42 合刊號

1939 年 2 月 1 日 小說：〈黃河〉《文藝陣地》第 2 卷第 8 期

1939 年 4 月 5 日 書信：〈亂離中的作家書簡〉《魯迅風》第 12 期

1939 年 4 月 17 日～5 月 7 日 小說：〈曠野的呼喊〉香港《星島日報》副刊《星座》

1939 年 8 月 5 日 散文：〈花狗〉香港《星島日報》副刊《星座》時間不詳 小說：〈蓮花池〉《婦女生活》第 8 卷第 1 期



1939 年 8 月 20 日 散文：〈放火者〉 載於《文摘》「戰時旬刊」第 51、52、53 合期（《魯迅風》第 18 期轉載時，改題名為〈轟炸前後〉）

1939 年 9 月 5 日 散文：〈長安寺〉 《魯迅風》第 19 期

1939 年 10 月 20 日 散文：〈茶食店〉 香港《星島日報》副刊《星座》

1939 年 10 月 18~28 日回憶錄：〈記憶中的魯迅先生〉 香港《星島日報》副刊《星座》

1939 年 10 月 回憶錄：〈記我們的導師—魯迅先生的生活片段〉《中學生》「戰時半月刊」第 10 期

1939 年 11 月 1 日 回憶錄：〈魯迅先生生活散記〉《文藝陣地》第 4 卷第 1 期

1939 年 12 月 回憶錄：〈魯迅先生生活憶略〉《文學集林》第 2 輯

1940 年 小說：〈山下〉 《天下好文章》第 1 號

1940 年 4 月 10~25 日小說：〈後花園〉 香港《大公報》副刊《文藝》與《學生界》

1940 年 小說：〈後花園〉（續） 《中學生》「戰時旬刊」第 32 號

1940 年 6 月 30 日 書評：〈大地的女兒—史沫特烈著〉 香港《大公報》副刊《文綜》

1940 年 9 月 1 日~12 月 27 日

小說：《呼蘭河傳》 香港《星島日報》副刊《星座》（1942 年桂林河山出版社出版單行本）

1940 年 10 月 21~31 日啞劇：《民族魂》 香港《大公報》副刊《文藝》與《學生

界》

1940 年 3 月出版短篇小說集：《曠野的呼喊》由上海雜誌公司出版。目次為：〈黃河〉、〈朦朧的期待〉、〈曠野的呼喊〉、〈逃難〉、〈山下〉、〈蓮花池〉、〈孩子的講演〉

1940 年 7 月出版回憶錄：《回憶魯迅先生》由重慶婦女生活出版社出版。目次為：〈回憶魯迅先生〉附錄：許壽裳〈魯迅的生活〉、景宋〈魯迅和青年們〉

1940 年出版散文集：《蕭紅散文》由重慶大時代書局出版。目次為：〈一天〉、〈皮球〉、〈三個無聊的人〉、〈搬家〉、〈黑夜〉、〈初冬〉、〈索非亞的愁苦〉、〈訪問〉、〈夏夜〉、〈魯迅先生記(一)〉、〈魯迅先生記(二)〉、〈一條鐵路的完成〉、〈牙粉醫病法〉、〈滑竿〉、〈林小二〉、〈放火者〉、〈長安寺〉

1941 年 1 月出版長篇小說集：《馬伯樂》由重慶大時代書局出版。《馬伯樂》(續篇)載於香港《時代文學》第 3 卷第 64 期~第 4 卷 82 期，文末注：「第九章完，全文未完。」

1941 年 4 月 13~29 日小說：〈北中國〉香港《星島日報》副刊《星座》

1941 年 5 月 5 日 散文：〈骨架與靈魂〉《華商報》副刊《燈塔》

1941 年 8 月 小說：〈小城三月〉《時代文學》第 1 卷第 2 期

1941 年 9 月 1 日 散文：〈給流亡異地〉《時代文學》第 1 卷第 4 期的東北同胞書〉

1941 年 9 月 26 日 散文：〈九一八致弟弟書〉《大公報》：《文藝專欄》(桂字第 80 期)

1943 年 1 月 10 日 小說：〈紅玻璃的故事〉(蕭紅口述，駱賓基撰稿)《人世間》

第 1 卷第 3 期

資料來源出自鐵峰：〈蕭紅年譜〉，《蕭紅全集》（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1 年 5 月），頁 1316-1338。

